

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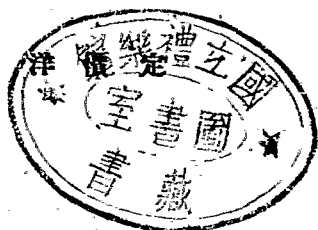
集 匏 苑 曲

增補曲苑集

劇說

全一冊

四角



六藝書局發行

引用書目

- 樂府雜錄「唐段安節」
輟耕錄「元陶宗儀」
猥談「明祝允明」
莊嶽委談「明胡應麟」
穀廬山房筆塵「明于慎行」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
暖姝由筆「明徐光」
紫桃軒雜綴「明李日華」
塵史「宋王得臣」
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
癸辛雜誌「宋周密」
都城紀勝「宋耐得翁」
水東日記「明葉盛」
教坊記「唐崔令欽」
名義考「明周祈」
道聽錄
復齋漫錄「明許浩」
近冢聞略「明皇甫錄」
應庵隨錄「明羅鶴」
國初事跡「明劉辰」
宋史新編「明柯維騏」
霏雪錄「明劉績」
說圃識餘「王元徵」
齊東野語「宋周密」
樂郊私語「元姚桐壽」
谿山餘話「明陸深」

彙苑詳註『明王世貞』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

警心錄

武林舊事『宋周密』

碧雞漫志『宋玉灼』

嘉祐雜志『宋江休復』

懷鉛錄

關見近錄『宋王鞏』

金樽子『梁孝元皇帝』

委巷叢談『明田汝成』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

河上楮談『明朱孟震』

筆談『明張元長』

曠園雜志『吳陳琰』

蠅亭雜訂『徐又陵』

真珠船『明胡侍』

西河詞話『毛奇齡』

錄鬼簿『元鍾嗣成』

鐵圍山叢談『宋蔡綱』

知新錄『王棠』

古杭夢游錄『宋耐得翁』

唐闕史『唐高彥休』

清波雜誌『宋周輝』

閒燕常談『宋董舜』

宙載『明張合』

錢塘遺事『宋劉一清』

書影『周亮工』

詩辨坻

曲藻「明王世貞」

留青日札「明田藝衡」

真細錄

雕邱雜錄「梁青遠」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

甌江逸志「勞大與」

冬夜牋記「王崇簡」

南窗閑筆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銜之」

山居新話「元楊瑀」

春浮園偶錄「明蕭士瑋」

黎瀟雲語

邵氏閒見錄「宋邵伯溫」

隨事諷諫

南濠詩話「明郁穆」

大園索隱

閒中今古錄「明黃溥言」

在園雜志「劉廷璣」

茶餘客話「阮葵生」

聽雨筆記

天祿識餘「高士奇」

譚輅「明張鳳翼」

天香樓偶得「虞兆澐」

暎車志「宋郭象」

近事叢殘「明沈瓚」

芳畬詩話

堯山堂外紀「明蔣一葵」

香祖筆記「王士禛」

湧幢小品「明朱國楨」

歸潛志「元劉祁」

金陵瑣事「周暉」

古今女史「趙世杰」

玉壺清話「宋釋文登」

南園漫錄「竇張志淳」

歸元鏡

詞苑叢談「徐鉉」

酒邊瓊語「王鐘珪」

古夫于亭雜錄「王士禛」

亦巢偶記

曠園偶錄

四友齋叢說「明何良俊」

明史稿「王鴻緒」

游宦餘談「明朱孟震」

疑耀「明張萱」

貫餘齋筆記

西閣偶談「喬鐸」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

洞天元記「明楊慎」

聞見卮言

蒲齋閒話

蕉窗雜錄「宋稼軒居士」

桐下聽然「朱季美」

秋田聞見錄

越巢小識

弇州史料「明王世貞」

甬上詩傳「李景堂」

毛西河先生傳「盛唐」
 程史「宋岳珂」
 寄園寄所寄「趙吉士」
 湖南搜奇
 柳南隨筆「王應奎」
 浣水續談「明朱孟震」
 答陵繼世紀聞
 內省齋文集
 明詩綜「朱彝尊」
 讀書堂文集
 續筆談「明胡應麟」
 秦淮劇品「潘之恒」
 西京雜記「晉葛洪」
 邱氏遺珠
 雙塵談「胡承譜」
 智囊「明馮夢龍」
 鮎埼亭續集「全祖望」
 池北偶談「王士禛」
 說樁「明焦周」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
 臺閣名言「明張合」
 虎蒼「明陳繼儒」
 菽園雜記「明陸容」
 繡繡萬花谷
 詞旨「明梅鼎祚」
 宣和遺事
 江湖紀聞「郭霽鳳」
 湖壖雜志「陸次雲」

雨村詩話「李調元」

流寇長編

筠廊偶筆「宋犖」

菊莊新話「史承謙」

蓴鄉贅筆「董含」

板橋雜記「余懷」

西橋野記「明侯甸」

嬾媛記「元伊世珍」

丹鉛錄「明楊慎」

徐文長集「明徐渭」

已廬編「明劉玉」

露書「明姚旅」

玉劍尊聞「梁維樞」

耳聞「明鄭仲夔」

此木軒雜著「焦袁熹」

礪房蛾述堂閒筆

西陂類稿「宋犖」

極齋雜錄

宦游紀聞「明張誼」

今世說「王暉」

遼州聞見錄「陳鼎恒」

見聞錄「徐岳」

閒居筆記

軍航紀談「宋蔣津」

探觚十六觀「陳鑑」

諧史「明徐謂」

談芬「明徐謂」

夢焦詩話「游潛」

劇說卷一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盡無遺嘉慶乙丑養病

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穀雨日記

樂記云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擾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注云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擾或為優疏云漢書檀長卿為獼猴舞是狀如獼

猴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

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三名今今之散

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又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然則優之為技也善育人之形容動人之歡笑與今無

異耳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



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按今演戲伶人呈戲目于尊客以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

教坊記又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胆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而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按今淨稱大面其以粉墨丹青塗于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稱耶然戲中亦間用假面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譚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蓋爲二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髯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鬻弄或曰宋徽宗見鬻國人來朝衣裝襍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篋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篋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汛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于念誦武長于筋斗劉長于科汛至今樂人宗之名義考云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乃知生狴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似小兒啼且狙也獼狙也莊子狻狙狙以爲雌淨狴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狴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迹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優雜子女也未猶未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猥談云生淨丑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闢闡

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且曰妝且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南戲出于宣和以後南渡時謂之温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道聽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引戲一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且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語生爲熟丑爲好且爲夜貼爲幫淨爲鬧末爲始可也若外爲內則牽強矣。

莊徽委談云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文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詭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又云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且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而無所謂生且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且有數色所謂裝且卽正且也小且卽今副且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且今惟淨丑爲之。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肥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復齋漫錄云張景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守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人一見之必指曰此參軍也當爲其罪矣至于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况真爲者乎

穀城山房筆塵云優人爲優以一人樸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髮角蔽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近寮聞略云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雲麓漫抄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娼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至此

應菴隨錄云古之優人于御前嘲笑不但不避貴戚大臣雖天子后妃亦無所諱如唐中宗時內宴唱回波詞是也

暖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名院本

國初事蹟云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于水

莊嶽叢談云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

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丑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雖有衆樂無暇雜陳矣

紫桃軒雜綴云張鉉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菽園雜記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温州之永嘉皆有習爲俳優者名曰戲文子弟

宋史新編云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夫容閣蘭香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游宴

宋史樂志云女弟子隊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裙戴雲髻乘彩船執蓮花

塵史雲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倍加袂俗所謂黃義欄者也幞頭合帶牛耳者今之優人多爲此服

霏雪錄云宋高宗時甯人淪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年其一曰甲子生二曰丙子生優人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對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甯人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兵既敗須髯皆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噲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孔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曰漢高所命又揖樊噲曰誰名汝對曰樊噲自取

說圃讖餘云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徵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

癸辛雜志云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齊東野語云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參軍教坊輩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齋果

都城紀勝云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雜劇或添二人名曰裝孤老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裝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戲也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

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況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

筆塵云杜佑曰窟儻子亦曰傀磊子本喪雅也漢末始用之于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愧儻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儻子矣又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躡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翻金斗字義起于趙簡子之殺中山王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按今之演劇者以頭委地用手代足憑虛而行或縱或跳旋起旋側其捷如猿其疾如鳥令見者目炫心驚蓋卽古人擲倒伎也

樂郊私語云海鹽州少年多善樂府其傳多出于潑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翮翮公子無論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上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第去其著作姓名

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夫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甚者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百態誣贗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士大夫不以爲非亦相率而推波助瀾遂汎濫而莫之救

繁山餘話云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敦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也

彙苑詳注云曲者詞之變金元所用北樂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賈酸齋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遂擅一代之長但大江以北漸染北語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蓬掖之間又稀辨攝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華務諧音律譬之同一師承頓漸分教俱爲國臣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

嘉隆間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蒜酪遺風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伎者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弦索不可入譜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反無人問頓老又云弦索九宮或用滾弦或用花和大和鈔弦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呆板矣吳下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簑衣也簫管可入北詞也弦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伏弦節奏也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如鄭德輝

王實甫間亦不免元人多嫻北調而不及南音成弘間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同時康對山王濂
陂俱以北擅場王初學填詞先延名師學唱三年而後出手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交
而不嫻度曲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見諍吳儂同
時惟馮海樵差爲當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
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翁聯句也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
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節錄蝸亭雜訂

客座贅語云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
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觀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墜子後乃變而盡
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益爲悽慘聽
者殆欲墮淚大會販用南戲其始止二腔較海鹽更爲清柔而婉折也

真珠船云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
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與爲京蓋當時台
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
致遠省行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子布素者尙多

有之子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概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又云古之四方皆有音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衢歌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賦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歎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警心錄云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並中二人賈入齋見之心疑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以大怒賈乃知其無他遂勸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楊用修云漢郊社志優人爲假飾伎女蓋後世裝且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西河詩話云明玉照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子見元曲或云天啓六年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瘤子善抹臉談諧如舊時優伶留子卽瘤子

丹邱先生論曲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狃狐靚搗搗搗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卽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伎曰狃狃援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謂

爲巨狐當場裝官者也。今俗譌爲狐靚，傳粉墨戲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譌爲淨妓女之老者曰鴟鵂似雁而大無後趾，虎交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卽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獐獐亦獾類，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于背，獐乃取獐遺虎首，虎卽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獐然，不至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諷，故云引戲卽院本中之狙也。又云枸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于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譌爲古皆非也。『元曲或言向古道或言向古門道』蘇東坡詩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周挺齋論曲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優豈能辦此故鬪漢卿以爲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于理，又云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青輩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互世無字。今趙明鏡譌傳趙文敬，張醜貧譌傳張國寶，皆非也。

武林舊事所列官本雜劇段數曰六么曰瀛府曰梁州曰伊州曰新水曰薄媚曰大明樂曰降黃龍曰胡渭州曰逍遙樂曰石州曰大聖樂曰中和樂曰萬年歡曰熙州曰道人歡曰長壽仙曰法曲曰延壽樂

曰賀皇恩曰探蓮探蓮隊見宋史樂志其餘可類推矣又有所謂鑿者如鐘馗鑿天下太平鑿之類有所謂孤者如思鄉早行孤逐鼓孤之類有所謂姐者如盞肆店休姐老姑遣姐之類有所謂酸者如盞肆負酸眼藥酸之類輟耕錄所列院本名目所謂法曲伊州新水瀛府逍遙樂萬年歡降黃龍屬和曲院本所謂孤酸旦等目爲諸雜大小院本考元人劇中其題目正名有云還牢末者則正末當場也有云貨郎旦者則正旦當場也錄鬼簿關漢卿有擔水澆花旦中秋切鱸旦吳昌齡有貨郎末泥尙仲賢有沒興花前秉燭旦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其義亦同孤謂官酸謂秀士凡稱酸謂正末扮秀士當場也至有云酸孤旦者則三色當場有云雙旦降黃龍者則兩旦當場云且判孤云老孤遣旦皆可類推莊嶽叢談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尙有此稱按今元曲倩女離魂雜劇中無細酸二字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
生且淨丑考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有正末又有冲末副末小末任風子劇中冲末扮馬丹陽正末扮任屠碧桃花冲末扮張珪副末扮張道南貨郎兒冲末扮李彥和小末扮李春郎是也小末亦稱小末尼東堂老正末同小末尼上是也冲末又稱二末神奴兒冲末扮李德義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
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通稱尙爲元人之遺歟且正旦老旦

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旦外旦且兒諸名中秋切鱸正旦扮譚記兒且兒扮白姑姑碧桃花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旦扮徐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旬月搽旦扮封姨且兒扮桃花仙正旦扮桂花仙救風塵外旦扮宋引章貨郎且外旦扮張玉娥玉壺春貼旦扮陳玉英神奴兒大旦扮陳氏陳搏高臥鄭恩引色旦上誤入桃源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有單稱且者抱妝盒正旦扮李美人且扮劉皇后且兒扮冠承御倩女離魂且扮夫人正旦扮倩女是也丑淨外三色名與今同乃碧桃花外扮薩真人外又扮馬趙溫關天將是同場有五外陳州糶米外扮韓魏公呂夷簡爭報恩外扮趙通判外又扮孤楚昭王疎者下船外扮孫武子伍子胥小尉遲認父歸朝外扮徐茂公房元齡皆同場有二外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外扮焦贊孟良岳勝是同場有三外百花亭二淨扮解元柳殿試開上舉案齊眉二淨扮張小員外馬舍上殺狗勸夫東堂老並二淨扮柳隆卿胡子傳合汗衫淨扮卜兒淨扮陳虎陳州糶米淨扮劉衙內淨扮小衙內皆同場有二淨副淨之名見寶娥窈之張驢兒墻頭馬上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第二折夫人同老旦嬾嬾上是當場有二老旦蝴蝶夢外引冲末扮王大王二范張雞黍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仙張元伯是當場有二冲末桃花女小末扮石留住又小末扮增福第四折石留住增福同場是當場有二小末陳州糶米丑扮楊金吾又二丑扮二斗子是同場有三丑末且淨丑之外又有孤兒兒孝老邦老卜兒等目貨郎且冲末扮孤殺狗勸夫外

扮孤勘頭巾淨扮孤扮孤者無一定也金線池搽旦扮兒秋胡戲妻王粲登樓並老旦扮卜兒合汗衫淨扮卜兒是扮卜兒者無一定也貨郎且淨扮孝老瀟湘雨外扮孝老薛仁貴榮歸故里正末扮孝老硃砂擔冲末扮孝老是扮孝老者無一定也蓋孤者官也卜兒者婦人之老者也孝老者男子之老者也俵兒多不言以何色扮之惟貨郎且李春郎前稱俵兒後稱小末則前以小末扮俵兒蓋俵兒者扮爲兒童狀也春郎前幼當扮爲兒童故稱俵兒後已作官則稱小末耳邦老之稱一爲合汗衫之陳虎一爲盆兒鬼之盆罐趙一爲硃砂簪之藏齋辛白正皆殺人賊皆以爭扮之然則邦老者蓋惡人之目也

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且外且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搏高臥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繡幣也冤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桃入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採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

近安慶梆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鬪法沈香太子劈山救母等劇皆本元人又義兒恩兒問罪在獄適兒赦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全本蝴蝶夢趙頑驢偷馬殘生送一折也又有五雷轟者演孫臏事內有卜子夏此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商也

裴少俊墻頭馬上白仁甫作錄鬼簿作鴛鴦簡墻頭馬上便宜行事虎頭牌李直夫作錄鬼簿作武元皇
帝虎頭牌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漢臣作錄鬼簿有鄧瓊娥梅雪玉堂春無此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戴善夫作錄鬼簿無此目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楊文奎作錄鬼簿無此人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
錄鬼簿無此目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關漢卿作錄鬼簿無此目河南府張鼎勸頭巾孫仲章作錄鬼簿
陸登善有此目孫仲章無此目李太白四配金錢記喬孟符作錄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別有
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楊氏女殺狗勸夫不傳作者名氏錄鬼簿題有王儵斷殺狗勸夫爲
蕭德祥作今此劇孤自稱王儵然當即蕭作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吳昌齡作錄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
鉤月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錄鬼簿作烟月舊風塵舊蓋救之譌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
錄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元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
時文入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同于曲劇而如陽貨王驪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近人
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諷口角以僞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
虎頭牌且扮茶茶金元人多呼女爲茶茶

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

詞蓮花鏞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擲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擲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使句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句欄舞人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句欄舞人自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且兒主女唱也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一劇未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

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淨且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惠曰生日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爲生也琵琶則生且爲類矣乃西廂第一折末上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以下但標小二末上二字自亂其例

碧雞漫志云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卽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中呂調曰林鍾羽卽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仙呂調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卽今之越調宮伎佩七寶璣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瀛府屬黃鍾宮「鐵圍山叢談云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于今實黃鍾之宮」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觀此則武林舊事輟耕錄所謂六么瀛府法曲伊州之類皆以音調分別之如今之崑腔弋腔及安慶湖廣秦腔京腔等也六么中有所謂孤奪且六么法曲中有孤和法曲則優伶色目各腔皆有也

輟耕錄有邦老家門「邦老疑卽鮑老之譌聲相傳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

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一曰脚言脚語一曰則是便是賊孤下家門一曰朕聞上古一曰刀包待制一曰絹兒來揪休家門一曰受胎成氣都子家門一曰後人收一曰桃李子一曰上一上

教坊記曲名有綠腰涼州薄媚伊州甘州綠腰即六么也唐宋元相承尙可尋究

知新錄云合生即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云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明皇梨園之戲又本於此又懷鉛錄云古梨園傅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鶻鶻廣韻云妝飾也今傅粉墨謂之淨蓋詭之譌也扮婦人者謂之狽又與獼通莊子云獼狽狽以爲妻東廣微云獼以獼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且也蒼鶻謂之末者周禮四夷之樂有鞞東都賦云獼狽狽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燃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游錄作雜班扭元子拔和又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闍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聞見近錄云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唐闕史云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節繙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斂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是何也對曰全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倘非婦人何患子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

金樓子云有人以優師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鎖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曠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草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瞶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

清波雜志云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蔡京以鄰地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謂德曰西園與東園何如德曰東園嘉木繁蔭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雜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語聞抵罪

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案此優人作旦之始

委巷叢談云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盲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辨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賞故譏之

閒燕常談云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資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俯同章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競競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明史紀事本末云注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談諧恒于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諷風一日丑作醉者酬酒狀前遣人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注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注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注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

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

劇說卷二

宙載云湖廣志安陸州董仲漢董永子母乃織女生仲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爲永子不知仲舒生于西漢永爲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褻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耶莊嶽委談云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又云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檣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呂布美人貂蟬小字紅昌河上楮談云世俗戲文小說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傳會真僞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莊不知何也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塘遺事云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爲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于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冢又云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之上虞始知祝爲女子名曰英臺歸告父母求姻時已許鄞城馬氏山伯後爲縣令嬰疾弗起遺命葬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臨冢哀痛

地裂而埋壁焉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封義婦家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爲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爲英臺也

鍾嗣成作錄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于終篇悉能歌之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馬上戳本此

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鄭村有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之見書影曠園雜誌云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露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白于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傳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于元微之會真記再辱于關漢卿王實甫之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詩辨坻云陳仲醇品外錄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銘素貫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真之誣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榻本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適古而詞亦質雅第志稱府君諱遇不諱恆而眉山黃恪復以會真年月參之此碑所謂崔氏者其生平尚長雙文四歲蓋築場博奕世通婚姻誌中崔鄭不必便爲鶯恆仲醇但欲爲雪崔之地而弗深攷耳

西廂記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舊事雜劇中有鶯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錄鬼簿王實甫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同時。睢景臣有鶯鶯牡丹記。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乃關漢卿所續。詳見曲藻及南濠詩話。李日華改實甫北曲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梨園演唱者是也。王實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敵賊下書者爲法聰。實甫改爲惠明。關所續亦依于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搆鶯奔于杜太守處。關所續則杜來普教寺也。日華南曲則一沿王關耳。倉父漫譏漢卿所續之非。蓋未見董詞也。查伊璜以關所續未善。更作續西廂四折。大概仍用董關而增以應制賦詩。卽用待月西廂之句。又夫人欲以紅娘配鄭恆。紅娘不許而欲自縊。事皆蛇足。曲亦村拙。遠不及漢卿矣。碧蕉軒主人作不了緣四折。則本自從別後。減容光一詩而作也。崔已嫁鄭恆。張生落魄歸來。復尋蕭寺。訪鶯鶯不可復見。情悽楚。意境蒼涼。勝于查氏所續。遠甚董關。而外固不可少。此別調也。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肝江韻客所撰。謂紅娘成佛而寫鶯鶯之妬。鄭恆訴于陰官鬼使。擒鶯紅來救之意。在懲淫勸善。但詞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廂。其自序云。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然與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

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真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節聞之者足以歎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也

琵琶記說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改調浙東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樸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棄妻周氏贅太師不花家則誠作此以諷取琵琶上四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牛太師而伯嗜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焉高祖微時常奇此戲文御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於是捕王四置極刑東嘉後卒于寧海曲藻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嗜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曠賢者至此耶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圓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

諷之而託名蔡嘗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
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自寓也又真細錄云明祖彙刪元人
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靡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付之法曹二說與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
庵則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
中郎輟耕錄所列雜劇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則誠之作琵琶嘗本于宋元以來所相承如西廂之
本于鶯鶯六么耳僧孺之女固爲適合王四之諷亦未足憑聞中今古錄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
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于鄞之樸社以詞曲自
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徵辟辭
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
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邪其見推許如此

雕邱雜錄云則誠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書影云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在園雜誌云琵琶記高東嘉撰
於處州郡城之西委山上懸藜閣中靜志居詩話云則誠填詞燒雙燭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
處飛雙燭花交爲一道聽錄云琵琶乃詞曲之祖嘗見李中麓寶劍記序云永嘉高明初編琵琶時坐

高樓中每夜秉二絳燭于前詐云神助以冀其傳曲成自歌疊足爲節樓板至有足痕

茶餘客話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情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開詩闈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詩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弟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今世所傳荆釵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又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聽雨筆記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入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謬也冬夜牋記天祿識餘與此略同按史載陳之茂嘗毀史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邪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浩寬厚如此何其客獨惡于龜齡而見諸詞曲耶書影亦辨之云荆釵後人謂史之黨爲之以詈王者宋時安得有傳奇也南窗聞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爲妓而前則以

爲王不願而投江此則以爲從孫而施寺恐皆緣傳奇而傳會耳河上楮談云或謂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釵蓋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故欲以報也升菴集云潛說友宋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爲錢

宋楊文公才思敏給北朝致祭皇后文楊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大喜此數語謂之一時敏給則可謂之是祭皇后文輕褻失體矣柯丹邱荆釵記曲中用之作梅溪祭玉蓮確當不可易一今坊本荆釵記無此祭文

荆釵拜殺爲劇中四大家荆釵柯丹邱作白兔卽劉也拜月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閨記殺狗俗名玉環徐暉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雲集自稱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

譚輅云荆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于舟中愈于原本

河上楮談云高則誠琵琶止于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爲朱教諭所補

莊嶽委談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非也蓋謂黃允非王也黃允黜遣其妻見後漢書黨錮傳今本多誤又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問

用高駢詩曰正是者其引用古人也

新唐書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韓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降唐從征有功又從平洛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遠太宗聞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然則士貴者唐之良將也元張國寶作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乃謂張士貴冒薛之功經保勸辨明斥士貴爲民史又稱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柳以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勸仁貴圖功名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雜劇言仁貴妻柳氏本莊農人與史合而士貴之冒功則謬悠其說也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楊業傳云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閣門使王侁軍器庫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桑乾河會曹彬敗績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耶律漢寧等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言不可與戰侁斥其懦令其直趨雁門北川中業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冢谷口曰諸軍于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待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援之不然無遺類矣美與侁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色已旆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力戰自午至暮至谷口見無人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再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手刃數百人馬傷不能進遂被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贈太尉錄其諸子潘美降三官王侁劉文裕除名是役也王

仇爭功以致業敗美之罪在不能制仇耳元人朱凱作孟良盜骨殖則云業與北番交戰被圍虎口交牙谷命第七兒楊延嗣乞師于潘潘攢箭射死業因不能脫夫同沒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乞師而潘射之則潘之惡甚矣至今婦人孺子無不唾罵張士貴潘美爲奸者而史之所書則如此若近來所演則爲業報恨者正爲王仇尤與正史相反矣然則殺業父子者果仇不用命也抑美殺之而移禍于仇耶張士貴潘美皆一代勳臣史官爲之粉飾未必不有之則傳奇之事故老相傳或轉有如洛中隱士趙逸者耶洛陽伽藍記載趙逸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報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以潘美之才豈不能制仇者且仇與業之言成敗顯然美何聽仇而不聽業耶業死時大呼爲奸臣所害謂仇耶謂美耶吾詳錄史文以證雜劇之誣而不能無疑焉

元人樂府有村裏逐鼓之名琵琶記中有此曲琵琶白有打十三之說元人常用之本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臂杖十三

知新錄釋西廂疑義云文麈秀士風欠酸丁元人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撒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欠作欠伸之欠亦可張生寄書有云遂易前因因與姻通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

重疊敢輒婚非類量著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謂多少也藍采和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盡然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顛不刺的見萬千不刺北人褻語顛卽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刺二字隨字可襯如舉案齊眉劇破不刺碗兒是也萬歷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著西廂劇文以顛不刺爲美女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惹的心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既不沙猶云若不然如勸頭巾劇既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梁夢劇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湯他一湯湯去聲金線池劇休想我指尖兒蕩著你皮肉今俗亦有此語今夜淒涼有四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梢存四星應語下梢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沒有四星可證鶻伶淥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鶻伶或作胡伶或作鶻鶻淥老謂眼也亦作睜老老是襯字如身爲驅老手爲爪老是也鶻伶二字不專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鶻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天香樓偶得云兀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拜月有云兀刺赤兀刺門外等多時山居新語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刺亦多多無禦寒之衣此掌車馬者稱兀刺赤之證

靜志居詩話云何元朗臧晉叔皆精音律元朗評拜月出琵琶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高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歎曰是

烏知所謂幽冥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宴游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苦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玉伯南曲夫之靡徐文長北曲夫之鄙惟湯養仍庶幾近之而失于疏其持論斷斷不爽如是

明人多南曲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其事玉茗之遠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又睽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復生遁去達書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柳生杜女始末全與此合知玉茗四夢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齊東野語言嘉熙間有宰宜興者縣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榮一夕酒散見紅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頗知其事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殞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遂發之其棺正罅絡老梅根下兩和微蝕一窺如鏡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令見爲之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屍之比于是每夕與之接既而氣息愾然瘦茶不可治文書其家憂之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殞○靜志居詩話云義仍填詞妙絕一時牡丹亭曲尤極情摯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子家也按弇州史料云女曇陽子以貞節得仙白日昇舉

未必如俗所傳也王師事仙子湯或卽以此詬王耶春浮園偶錄載婁江王相國偶出家樂演牡丹亭周明行中丞曰吾老矣近頗爲此曲惆悵則非相君語也吳江沈瓊近事叢殘一書載曇陽事甚詳謂太倉王學憲鼎爵于瓜洲娶一婢名曰瓜秀學憲卒後其家人某者託他人名轉娶爲己妾深藏于鄉莊遂屋中久之漸傳播于外恐主知之乃轉售于人遂爲娼于浙中有浙狂生某者與之狎問知其鄉里又能言相公家事異之曰子莫非卽往年所稱曇陽乎曰是也于是狂生揚言于人自稱爲王婿且爲詩歌以彰之遂有流言于世可恨哉又云曇陽仙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產時無血少許聘徐少參廷裸子方相公在朝時時當乙亥丙子間徐氏子卒于家未有信至女已先知取白衣服之父母問其故曰徐氏子某日死矣未幾書至大驗因謂父母曰女欲學道求仙不復從人間事矣父母聽之每日有雲衣鶴駕諸仙真從窗檻中入與聚談倏忽不見能書蟲魚鳥諸篆文相公有所疑從之質問女爲開示出人意表公大信服亦稱爲師江陵公問之公述其概江陵公曰果爾不特爲仙且近佛矣公恐在京日久宮中聞之或有宣召乃遣與母先歸而次年丁丑公忤江陵公亦歸女慚能出陽神隨意所往又有一蛇在旁仙所至蛇必與俱以護龍呼之一日至郡城南濠陸某家謂爲可度收爲弟子其人市井又行使僞銀然他可取後亦迄無所成又一日遣人持一緘送兪州公曰公可學道兪州公欣然事爲師久之及門者漸衆且欲躡屨以去其父謂之曰汝爲女子須留蛻以解人疑至庚辰九月重

陽日化去送者萬人拄劍瞑目而逝年二十餘耳龔隨髹鍵迎置城隅立菴尊奉之號曇陽菴蓋自謂
蕭梁時曇鸞菩薩後身也又先剪一髮以殉徐氏子之葬故自稱左髻曇陽子云傳有八戒二歌侖州
公爲立傳傳于世

黎瀟雲語云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遠魂而悅之逕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
辭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幡然一翁偃僕扶杖而行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將托
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因授于水張某俞娘傳云婁江俞娘麗人也行二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
輒頓十三痘苦左脅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不可逼視年十七天當俞娘之在牀褥也
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
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
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
著鞭耳俞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靜志居詩話云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斷腸而死
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闈真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此三說蓋一事而傳聞異詞
也又相傳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令諸郎因其叔延致湯沈兩生湯臨川獨不
往而宣城沈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第邯鄲夢中宇文即指江陵也兩夢中吊打欽定諸劇皆極

詆訕至云狀元能值幾文來憤極矣蔣心餘太史本此諸事作臨川夢傳奇

明武宗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喜之攜以游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南征劉氏以一簪贈武宗爲信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氏以無信不肯行輕舸疾至潞河挾以俱往笠翁玉搔頭傳奇本此湖續宗亦有詩詠其事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啓扉後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

筆談云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若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類爭師事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紵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晚金紫熠燿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僭趙瞻雲雷專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倡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爲韻節崑腔之用不能易也蝸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咸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鼻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汗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靜志居詩話云梁大伯龍填浣紗記王元美詩所云異聞

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也又有陸九疇鄒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艷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芳畬詩話云染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虬鬚虎額好輕俠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艷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

書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流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讓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其後諸子卽石龜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既登第攜其母見父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且以母事爲妻事大可噴飯矣譚輅云呂蒙正母劉氏與父不睦其妻自姓宋氏莊嶽委談邵氏見聞錄並載呂蒙正微時于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于地公懷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考宋史呂實起寒微土室饅瓜多有之堯山堂外紀云呂蒙正朝罷歸衙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詩諷之乃已又隨事諷諫嘗題鴟吻云獸頭原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年窰內時香祖筆記云避暑錄言父逐蒙正龍門僧鑿龕

以居今傳奇有破窰之說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言龍

譚駱云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于淮南楚將子發事友人梁伯龍據其傳作院本湧幢小品云紅線雜劇乃梁伯龍所著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客座贊語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間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所作

張鳳翼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并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三皇後有三張伯起老于公車好度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游宦餘談云虬髯客傳紀遇李衛公子靈右旅店約往太原見州子于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過靈石縣次汾陽橋無所謂靈右者意傳奇中所云者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記因之曲藻云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爲朱希真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酒上個盃與處處山亦自瀟灑

竭亭雜訂云張伯起少時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年六十矣播事奏效大將楚入李應祥者以金求作傳奇以侈大其勳利其潤筆而誇之過當未免蛇足今其曲亦不行麒麟閣中換簡一折亦有所本秦瓊本傳云從秦王夾擊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公之驍勇惟胡公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生平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瓊善覲音簡短兵也形

似小擊歐公桑樸傳云樸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歸潛志言王副樞晦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山居新語云有以馬鞭獻文貞王者製作精最拔軛取之一鐵簡在焉胡氏筆叢辨鞭簡之說絕爲不根曲藻云明珠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南音三籟云陸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前豈易角勝耶其所爲明珠尖俊宛轉處在當時固爲獨勝非梁梅派頭故南西廂不及遠甚芳畲詩話云陸采字子元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疑耀云今俗演繡襦鄭元和殺駿馬奉伎人李亞仙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莊嶽委談云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聞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靜志居詩話云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珥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釀金數百行薛生近竟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金陵瑣事云徐霖填南北詞大有才情余所見戲文繡襦諸本行世然則鄭元和李亞仙事自元人石君寶作曲江池雜劇外徐與薛兩人各有繡襦記矣

蝸亭雜訂云鄭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游長于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不禮應尼應尼恨之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訕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微笑而已定湘傳司業清嚴訓士一日召應尼跪東廂下數之曰舉子當爲輕鯨蝶耶收以檣楚後應尼舉進士

官南部郎遷某郡太守貫餘齋筆記云馮開之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屠長卿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墓公狹邪寇四兒之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嫗旁侍行酒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豎狀曲盡時吳下王百毅亦在留都會召名妓馬湘蘭馬已年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禡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按屠令青浦時上海孝廉俞顯卿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愈心恨甚及爲刑部主事論劾長卿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翠館侯門青樓郎署上覽之大怒得旨兩人俱革職此言其詔復冠帶後仍有寇四兒之事

張孝祥于湖宋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謝堯仁謂以先生筆力讀書十年吞東坡有餘矣高深甫作玉簪假于湖以資談笑當亦如琵琶之蔡邕荆釵之王十朋耳古今女史云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詞載名媛瓊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今所傳玉簪也此言陳爲尼而玉簪作道姑蓋以尼必削髮于當場爲不雅本元入鄭彩鸞作道姑耳乃其曲云從今孽債繙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則隱寓其爲尼也笠翁譏之非是西閣偶談云涇陽有潘必正墓

斷殺狗勸夫之王儵然歸酒志云金朝士大夫以政事著名者曰王儵然嘗同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功臣子驍兀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強入其家牽牛以去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猛安盛陳驍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爲素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蓋肅清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

玉壺清話云樊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于鄉不獲第因謀北歸以釣竿漁于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緇量江水之廣深絙或中沈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于荆南破竹爲索數千艦由荆南而下舟旣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舂骨不差尺寸池陽聿雲氏作量江記傳奇于量江一齣用龍王鬼卒助之本此非他傳奇假借鬼神之例也史稱李後主送知古家口于樊傳奇言後主執之用爲劇中波瀾耳然而誣後主矣

藝苑卮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卽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界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許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曷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爲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托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可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按是書爲嘉靖間雲南永昌張志淳所撰其事頗似元人秦簡夫東堂老雜劇

洞天元記寫形山道人收崑崙六賊事所以闡明老氏之旨歸元鏡寫沈蓮汝爲僧事所以發揚禪氏之談于傳奇中別一谿經

茶餘客話云元人尙仲賢真定人工詞曲嘗作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曲所演焚香記蓋本於此茶餘客話又云石崇明君詞敍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之耶又云大業間杜蜂寶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自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噓銜錄授

黃帝丹甲靈術書書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錄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卽此

今村中演劇有清風亭認子爲張繼保忘義父之恩爲雷殛按此事本之北夢瑣言張揚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絨筓不告而遁歸京國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恨恨而終必有冥訴羅此禍也

劇說卷三

演小青故事爲傳奇者有療妬羹風流院兩種當以徐野君春波影爲最聞見卮言云馮千秋浙中名士崇正乙亥拔貢願以詩文擅名家素封因無子買妾維揚小青後以妻妬置之別室似亦處之得當不意小青才雋而年天時人□□傳寄詩歌贊歎而吳石渠炳之療妬羹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爲馮致虛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冤哉松陵徐電發載酒放鶴亭求小青墓不得作詩云青青芳草溼紅顏愁對雙鬢似翠鬟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注云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

生妾早卒，淺淺居士爲之作傳，而所錄天仙子、南鄉子詞多不可考。所謂某生，卽馮千秋也。千秋名延，年能詩，有文譽，名列復社。粲花主人演作褚大郎，吳某紫雲歌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諸所謂小青者，歷歷可據。惟姓馮，則與千秋爲同姓矣。書影云：昔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丈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耳。後王勝時語余：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實有其人矣。或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爲戲，或曰：小青者，離情字也。或言姓鍾，合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以爲出譚生手，而余適見小白持以貽人，其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耶？

卓人月字珂月，作小青雜劇序云：天下女子飲恨，有如小青者乎？小青之死，未幾天下無不知有小青者，而見之於聲歌，則有若徐野君之春波影、陳季方之情生文斯，豈非命耶？傳小青之事者，始於淺淺居士居士之文淋瀝宛轉，已屬妙手，而野君復從而填北劇焉。季方復從而填南曲焉。

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龐小腕，蕙纈詩詞書法，擅絕當時。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入後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闋，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

繭甕閒話云：琥珀匙吳門葉稚裘，作癡名陶佛奴，卽傳奇中翠翹。故事中有句云：廟堂中有衣冠禽獸，綠

林內有救世菩提爲有司所恚下獄幾死酒邊瓊語云琥珀匙五般宜云我的老骨頭應該作賤他的嫩皮肉何堪拋閃又會河陽云叮嚀聲到我喉間哽灰心血到我胸前冷又越恁好云眼觀眼三兩兩相看定手扣手一雙雙相持緊本色處綺語艷詞退避三舍又云後西廂葉稚斐作八折而病朱雲從補成稚斐所作傳奇尙有七種三疊節英雄概開口笑女開科遜國疑八翼飛人中人

邱文莊濬作五倫全備傳奇王端毅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儼爲端毅作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疎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南園漫錄云邱文莊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於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諛浪戲笑尤甚高明

蘇州知府况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尙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鍾何乃舉朕官官楊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卽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用鍾意宣廟卽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者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

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行惟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于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去吏民叩闕請留者八萬人有儒生爲歌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童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以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今所演雙熊夢劇雜見稗官小說而况青天實本于此寶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

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出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圃識餘備書宦家本蕉臆雜錄

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卽唐伯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申慵來古夫于亭雜錄又謂係江陰吉道人非伯虎秋香乃上海大家非吳興華學士桐下聽然云華學士鴻山察儼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往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諠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歡日暮

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有小姬隔籬窺之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小說傳奇竟成佳話

茶餘客話云雜劇中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繆謫道人于洞庭遇異人得幻術游虎邱時有兄喪上襲麻衣內著紫綾禪適上海某攝宅眷游山有小婢秋香見吉衣紫笑而顧吉以爲悅已變姓投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遞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

卓珂月花舫綠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正野君見獵心喜遂英作小青雜劇以見幸不幸事天地懸隔若此

譚元春序想當然云盧楸字次樞作想當然而託名于陸尙書尙書始治濟令出次樞于嘉肺中陸歸盧隨之客于吳書成得名不復自珍旋又棄去次樞生平倚酒謾罵無故人知己遺文散而不收至今始流傳余見之吳人客楚者篋中或曰此陸少年所爲以其官久而高不便以詞曲傳得意之文又不忍廢詭云次樞耳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閱古法蕩然矣惟余邗江門人王漢恭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敷衍想當然託盧

次樓之名以傳實出漢恭手

宋杜默下第夜歸就項羽廟宿以其文質神前痛哭大呼曰千古如大王不能得天下有才如杜默而見放于有司豈非命哉神像淚出泥界于面霜亭秋雜劇演其實也見和州志尤展成鈞天樂亦有哭廟一折則易其名矣詞苑叢談云吳江張情情適同邑沈自徵沈負才任俠所著霜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並傳古夫于亭雜錄云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霜亭秋鞭歌伎二劇瀏灑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靜志居詩話云吳江沈氏多才詞隱生訂正九宮譜爲審音者所宗副使玩子自徵字君庸亦善詞曲所撰霜亭秋鞭歌伎諸雜劇慨當以慷並有續錄鬼箒者當日之爲第一流

王辰玉雙輪袍劇考官故折摩詰詩曰香烟豈有情想萬國定何名目維欸曰詩豈如是論者毛大可議東坡鴨先知之句正不啻試官語

亦巢偶記云張元鑒名國經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皆稱婁塘張二偶爲青衿所斥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卽其人也所云談笑起風波者指趙鳴陽也秋田聞見錄載鳴陽江南吳江人明時孝廉能文以救隣鋪獲罪戍雲南明亡遁迹桂嶺孫延齡逆命召之堅辭不赴與渾融性因爲方外交據此則鳴陽人品豈穰庵所可及相傳西樓記初成就正馮猶龍馮不置可否袁卽席餽白金爲入錯夢一折乃西樓爲馮所改之本名楚江情刻墨愍齋諸劇中

凡改處皆自標于闌上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爲伎女鴻寶兒本譏池生遂歸于池又趙不將聞于叔夜登第卽至父處爲之作伐娶素徽爲室以贖前愆皆勝籙庵原作至錯夢一齣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出袁手不可誣也穆素徽相傳姓木本名曰美有故址在吳門秀野園旁貌不甚美特工于韻語

曠園偶錄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文詞甚平但叶調當行當時無兩按籙庵製四折雜劇如戰荆柯之類杜茶村甚之云吾本生硬江郎才盡耶

袁穰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甫脫稿卽授優伶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于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頻添一段忙待識造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鷺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袁易一鷺曰春鋤

曹銀臺子清撰表忠記載明季忠烈及卑汙諸臣極詳備填詞五十餘齣游戲皆示勸懲以邊長白大綬爲終始開場卽演掘闖賊祖墳掘墳事人皆知長白所爲不知實賈煥成之也當闖賊猖獗其兄李自群改姓張仍爲米脂縣役時長白爲令一日方視事有一人赴訴實赤爲兵所搶當堂窮究其人匍匐

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呼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
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價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實難尋
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餓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素所親信乘間請曰竊
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以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辭色懇篤且
自念舍此無可告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
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盟共約賊兵一至卽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令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
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自祥入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
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隱遂偕煥結
拜入則弟兄出則官役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與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
其所越數日闖賊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卽至復遣其黨十餘人
衝其輜重自祥去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布以巨斧
斫斷其藤棺闕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屍皆生黃毛二三寸不等枯骨血
洞如生隨并蛇斫碎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掘畢煥曰此地不
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亦不暇及今已爲朝廷竟此大功何不挂印歸山遂棄官煥亦他適

越數年長白間居京邸絨線衞衞一老僧叩門求見長白出僧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固留之不可與之金亦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日所終出在園雜誌言親得之長白姪桂岩別駕聲威者較長白自記虎口餘生更爲詳備吾郡郭于宮觀演表忠記詩云碧血餘威照管竝忠臣劇賊兩流傳笑他江左夷吾輩一卷陰符燕子箋

相傳阮圓海作燕子箋是刺倪鴻寶
越巢小識云棟翁七子緣傳奇亦名詩緣記關白甚整通部不用旦色自是高手七子謂弘治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鄆杜王九思吳郡徐徵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

茶餘客話云東林黠將錄乃吏部尙書陝人王紹徽所輯魏忠賢乾兒也當時稱爲王媳婦都人撰百子圖傳奇刺之

彙苑詳注云劉瑾以擴清政務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鄆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掌交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于詞曲而傲睨多疎脫人或譏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以譏後文正李聞之益大恚雖館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蝸亭雜訂云長沙當國時王九思以少年屏斥永錮不用無所發怒作杜甫游春雜劇力証

西涯流傳關隴羣相和附嘉靖初纂修實錄議起用九思有言于朝曰游春記李林甫固指西涯楊國忠得非石鷲賈婆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或謂馮汝行梁狀元不服老雜劇當在王漢陂杜甫游春之上四友齋叢說云漢陂杜甫游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按文人之意往往託之填詞王九思杜甫游春指李西涯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相傳湯若士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總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康山在吾郡城內相傳對山游揚州時于此地彈琵琶數曲後人因壘土成山種黃楊三五株今尙存董元宰書康山草堂扁對山性孝友親族待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因救李空同與劉瑾酬酢遂罹清議被放後肆意詞曲有沈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讀之可傷呂柟作對山墓表張治道作對山行狀俱載對山救空同事薛應旆憲章錄黃佐作董大理傳亦載之而說多異同何元朗云李空同爲韓道貫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于死賴康濟西營救而脫後濟西得罪空同議論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以詆之戒庵云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裨官諸傳之列讀者豈了其意之所屬哉朱竹垞云中山狼乃東田馬中錫作今載

其集中世傳警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繼後狼然則當日所警乃負見素耳王阮亭云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空同對山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嘗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剽空同無疑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對山意氣高邁救李一事尤爲獨絕故士君子樂道之小說載對山奔喪過內邱盜劫其資劉瑾聞之責捕甚急詭言劫者瑾所寄囊也有司懼斂民財償之此事亦見弇州史料明史稿載入甯泉傳貧士被盜有司往往視之漠然至假權勢以致償亦可慨矣弇州謂其累有司何哉靜志居詩話云德涵坐援獻吉遂挂清議歸田之後耽心詞曲其小令云真个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閒事忘剛方僉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與康論者原其心而悲之歿時家無長物腰鼓多至三百副藝苑扈言云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賞募園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習諸伎藝而後出之康德涵于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無不擊節歎賞又康德涵既能官居鄂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德輝廷儀者少師之弟以使事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弟居恆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胡牀迸碎楊跟睛走免康遂入口咄咄更不相見蝸亭雜訂云康德涵既能免以山水聲伎自娛聞作樂府小令使二

青衣歌以侑觴游于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閱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游行道中傲然不屑敬夫德涵同里同官以瑾黨放逐汧東鄠杜之間相與過從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萬歷中廣陵顧小侯所建游長安訪求曲中七十老妓令歌康王樂府其流風遺韻關西人猶能道之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分宜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外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父分宜位至尙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跽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無敢爲文華通當時宜一分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殺厥一日相君洗浴諸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于軒櫺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曰嘻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見于文定公筆塵鳴鳳記

上壽一折本此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論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見岳珂程史今傳奇精忠記有奏本一折本此

傳奇中有雙忠廟係男生乳女生鬚事爲保孤佳話雲間周永持稱廉作其男扮女女扮男大略與贈書記相似

甬上詩傳云周朝俊字衷玉工填詞所撰有詞曲十餘種惟紅梅花最傳

毛西河先生傳云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鍾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是編輯郡人詩作越郡詩選最稽王庶常自超從賊中歸投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太恚聚諸出版社者歃血首先生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翫壤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順治八年浙三舉鄉試回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是非已白便當還其舊籍以旌之使仍爲諸生辦頂候試提學翟君是其言而怨家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擢者謂先生評文時會及其六等定罪狀授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何君意旨仍奪其籍先

生工爲詞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劇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偷作連廂詞改其事謂庶幾可正風俗有裨于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寃釋置不理

雙塵談云芙蓉劍傳奇汪子雲樵作也江名愷汪寧人精研聲律之學

雙塵談又云徽歙間某年月嫁娶日適兩新婦與同憇周道一極貧女一極富女始而皆哭久而貧女哭獨哀富女曰遠父母哭固當若是其哀歎命伴媼與側叩之貧女曰聞良人饑餓莫保今將同併命耳奚而不哀富女心惻解荷包贈之蓋上輿時祖母遣嫁物也貧女止哭未及道姓氏各散以去抵門景况蕭索新郎掩歎迎婦人忍淚告曰吾家固貧填溝壑分也今以累君奈何婦以荷包付之開視則黃金二錠重四兩許易銀三十餘兩以其零市錢米酒饌行合昏禮問金之所來婦語以故乃合夥經商一歲中獲利數倍凡買遷無不如志不十年成巨富苦不知贈金者何人心懷歎恨于宅後起樓供荷包祀之以誌不忘願富家女子歸後夫家父家連被回祿繼以疾疫屢遭破敗十年以內如水刷沙費財立盡貧女財既豐又得男謀所以乳之者徧覓無當意者媒媼以富家女薦之甚合兩婦相見彼此敬愛誼如姊妹都不知途中曩日事越一歲乳娘抱兒往後樓禮拜見荷包視之所繡花物類已針法忽念舊事不覺淚下婢詞之告主婦問哭之故則日記嫁時途中曾以此物贈貧女不料吾今日之貧

感慨今昔故酸心耳主婦語其夫明日請族長四鄰及乳媪之翁奉酒安位肅若上賓夫婦再拜曰愚夫婦以待填溝壑之身藉此享有今日日思報德靡道之從今天誘其衷幸賜識賞財苦于物皆荷包中物也物歸原生宜也乳媪曰是何言歟發富是君家大福分我何與焉荷包倘在我家亦同盡耳必欲成君高誼還荷包原贈物倍之足矣衆賓曰前茲道旁之贈仁也今茲傾家之還義也仁至義盡加以辭讓德之美也衆賓與有光寵焉願居間剖分之俾仁義各不相傷可乎乃依衆賓剖分之而世爲婚姻以仁義世其家朱青川云此事苦付洪昉思孔云亭諸君佐以曲子賓白竟是一本絕好傳奇矣余嘗閱程史中望江二翁事及輟耕錄所載釋怨結婚事及此思爲三院本付之伶人以寬鄙而敦薄錄二事于左以待暇時獲此願也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端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爲張翁者之業國瑞治家未嘗間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資未易厭也于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衆此可窵以得貴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諸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闕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

國瑞亟歸命治具轆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殺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譏之酒五行釐錢繙三百置之阡實縑于筐酌酒于罍而告之曰余葬余母人謂其直之陵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值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釋怨結姻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于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侷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讎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

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計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蓆李猶豫問人啓戶懼事覺遣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待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酷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酷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事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自有西廂續者不一而足矣然關漢卿之續乃補其未完之書如琵琶拜月續者皆然若尋親記又有續尋親記必言張員外之發配亦到金山而爲其子誤殺一捧雪又有後一捧雪必言莫成雪艷之登仙莫昊之婚于戚少保杜其亭又有後杜丹亭必說瀨頭鼉之爲官清正柳夢梅以理學與考亭同貶凡此者果不可以已乎乃余則欲爲續邯鄲夢以寫宋天保事相傳宋天保者紹興人罷官過邯鄲謁盧生廟以詩題壁有要與先生借枕頭之句時年羹堯征青海出都亦過此見詩曰吾當借以枕頭卽檄浙撫徵宋至軍前閉扃一寺中一軍將伴之時其飲食不容出闔如是數年憂疑已甚問軍將則不答一日忽啓門言已得知府卽委署令走馬卽之任至任所則妻女奴婢先在詫甚問之曰自君出門後

不時有家信寄銀歸頗賴以溫飽今又得君書言接來此上任宋益詫異姑理知府事署數月又置他所凡三任公廉辦事甚得民譽忽有摘印者至鎖拿不容與妻子別執至軍前有訊之者責以誤軍事當斬宋茫然不知所措亦不容辨囚諸獄凡數月向者相伴之軍將來放之來歸有一字札封錮屬其至家開視先開視恐得禍宋乃歸紹興則妻子奴婢已在家問之對曰自君被執去一家倉皇無措有持君書言事已白但罷官令我等先歸也宋開札視之則向年邯鄲題壁之詩耳方恍然十餘年真不啻身在夢中

余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明楊升庵有割肉遺細君一折又茅孝若撰辟戟諫董偃事皆本正史演之唯築庵孫原文餓方朔四齣以西王母爲主宰以司馬遷卜式李陵終軍李夫人等串入悲歌慷慨之氣寓于俳諧戲幻之中最爲本色

明張佳允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據髻笑曰我灞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出匕首置置公頸不爲動從容語曰卽不匕首吾書生能奈爾何且旣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日爾兩人囊金何策出此舍賊曰賊公如逮故事俟吾躍馬去乃釋公公曰逮我晝行人必困爾不若夜行便又曰帑金易辨識非爾利願質之富民旣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

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遽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吾欲以五千金爲壽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九人素善捕盜者也又語相曰天使在此宜使盛服謁見相會意去公以酒食酬酢先自飲啖以示不疑酒半九人各解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當代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剉樹下生縛章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之事詳見智囊永圍圖劇中設談擒賊一齣全本此而以蔡文英當張佳允以張千當劉相以任金剛當任敬

香祖筆記云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釀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怕則髮髻耗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緞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子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登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密之爲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李笠翁演此事爲奇團圓

奇團寄所寄載耳談云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倭歐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從族尊者之議割

敵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敵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己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也凡四五載得游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背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待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殘暴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蕪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愆愆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階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汝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裏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直指馬君以其事聞于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夏惺齋本此爲杏花村傳奇而以汪大受出生之罪爲收場亦傳奇家之恆事也乃於婦之節轉未克彰予欲依此本事寫之而以其子作團圓收場當更生雄快耳

毛西河作擬元南劇序云蕭山王叔盧曾譖唐人事擬元詞兩劇一傷蓮勺棄故劍一慨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世族皆有爲而發原非汎汎西河又有何孝子傳奇引言謝氏所作馬玉起云舊有傳奇名湖湖記者卽此也西河作何孝子傳云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畿甸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西慶遠衛遵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爲旣田作也歲久浸淫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湖民憾者爭賂每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署事官且身絰戍逃無遺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廉理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己且宿驕悍惡舜賓敢枝柱又誦舜賓陰其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居訓導董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論絞獄上憲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喉解人押顯章過舜賓隨道里老阜隸剿捕等五百餘人尾而邏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剽所具實封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冠帶憑照舜賓顯章去各篋四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核奉械舜賓狼狽督剿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絕乃故爲白官相視揭置而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賓就道時

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癱力疾負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兒夫福建僉事縣長山當玆家旣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御史時有同年友常熟王鼎爲南京刑曹相親重嘗于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托妻孥寄死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參政歸里孝子由龜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扞父及餘干問至孝子乃擗踊頓絕鼎號泣而讓之曰競爾旣死如狗豕耳誰爲汝復讎者耶孝子聽訖而孝子跪辭曰請歸復讎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六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驚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牀周遭行林匏鬢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寔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仇矣乎鼎曰殆可也願有母在爾兄孺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尙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詎無國法乎存之旣而魯選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願孝子曰交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爾能不煩吾行也錢子庭豫爲園耕殷投之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旣已禪印詣省取憑藩輿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飲恨未泄邦植流落報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甘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行主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酌以觴旣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

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卽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競在也子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導盡將過與孝子手鐵尺直前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鬪從分散馳掀魯仆與僕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剔其鬚髮相更溺之取食椽盛洩灌中偃篋登舟孝子拔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耶斫其左股衆止之抵渡用用鹹水灌其血孝子與魯並項鑱預令族父何澤二負黃紱赴闕訟寃度出關鼓鳴控按察司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聞變胎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獅簡閱獅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旣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血噴獅面一堂皆驚獅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盲廢絕助者望而孝子氣直不可詘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遽起于是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慨然具由略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二等矣今鄒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母及競各出額詞額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官也所爭者施讎之由耳時鎮巡以下聞者懷動然終忌之日參論斷斷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旣各持兩端而

胡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營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搗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讎不知縣官況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念致死無所踪如何遣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就揭櫬驗孝子故疑櫬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啓櫬孝子號呼嚙指血漉骨驗其真觀者皆哭然後稽忤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檢實具言其狀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于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擬營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敏胡紀絞其助營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連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合法司議刑部尙書閔珪等議魯罪當獨競宜仿唐孝子梁悅例充軍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營戍孝子福建福建衛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稟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讎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明末嵩明州牧錢房仲卒于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鄆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出是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于廣東再病于廣南瀕于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

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儲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以後寧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事見全樹山鮪琦亭續集

劇說卷四

近俗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楊升菴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

輟耕錄云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妾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于卒外閉戶業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業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

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且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于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走出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于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到誓不再娶此事描摹令人欲泣雙珠記本此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認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於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悻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極云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昏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死而已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隣媪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請以某日至後圃持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于學舍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嘗曰狗奴何以詐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黑夜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躡鼻之腥氣懼而歸衣履沾血遂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詢隣媪遂首女約自珍至血衣尙在不容置辨論死會御史許公出巡至郡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鸞英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死且不朽明且召問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許捕二兇訊之具服誅于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釵釧傳奇所由作也此見湖海搜奇乃釵釧記以閻爲皇甫以劉爲韓以許御史爲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爲之憾

閩中洛陽橋圮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者永樂癸丑鄉試中式仁廟時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知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

我能齋撤往復乞酒飲太醉自投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于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載錫本傳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之語非也

冬夜牋記云王曾少孤鞠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

王阮亭奉命祭江濱方伯鯨公設宴餞之弋陽腔演擺花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今日爲我難倒

稗畦居士洪防思昇仁和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奮萃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古今劇部中絳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填詞初舉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回時驟車中惟攜元人百種曲一部日夕吟諷至都門值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數折防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毛西河長生殿院本序云洪君防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旣而爲大晟樂府又旣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雅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寓其思親之旨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句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開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

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泱日而織練未除言官謂過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擬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

通州張孝廉異資擢士康熙初爲崖州知州有感于寇萊公事作崖州路傳奇詞甚奇嘯賓白整齊又作麒麟夢鴛鴦榜黃金盆三種

元人吳昌齡西游詞與俗所傳西游記小說小異曹棟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與化李吉四名棟有憤鼻禪曲

池北偶談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詞曲所著春游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同時有高應珣者亦工詞曲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眼中不得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香祖筆記云吾宗鶴尹兄林工于詞曲作霧邊樓傳奇一窺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洪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周水持雲間才士狂誕不羈善填詞時最稱其珊瑚映開場西江月云秀才之苦苦加加無黃藥黃連之

下作者偶然寄託看官切莫疑嗟周郎亦是秀才家肯減了自家聲價茶餘客話云華亭周綸字膺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永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窻可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綉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曠園雜誌云錢塘沈孚中有宰戍記傳奇直逼元人爲明曲第一陸次雲作沈孚中傳云沈暉字孚中居武陵北墅填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尤爲詞塲稱豔

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貴一最豪奢一最慘齷者則爲諸生啓新其族人陽初爲作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廬止員外者指啟新也又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杖之孫工詞曲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至今流傳于世按祝髮見張伯起陽春六集非陽初作南音三籟云紅梨逸其名

酒邊瓊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清音閣傳奇四種青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知新錄云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今以覆水爲買臣事非也

吾邑鄭超宗鴛鴦棒題詞云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甜鴛鴦棒二劇屬予序一爲至情者一爲不及情者嗟乎人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真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者矣覽薛季衡錢媚珠事使人恨男子

不如婦人達官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又夢花酣題詞云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如蕭斗南者從無名無象中結就幻緣安如是生如是危如是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榆柳一詩千吟百諷蛋和尚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蕩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

蒲牀笏一名十醋記合肥龔司寇門客作中入襲節度十折于本文無關蓋爲橫波出色煊染也

明祁參政承燦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良卿三十三本太極奏四奇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鏡瑞寬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嘯寶疊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本末詳李元玉一笠菴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壁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鳳雪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真會元玉係申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卽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沈寧菴屬玉堂二十本紅渠埋劍十孝分錢雙魚

合衫義俠鴛衾挑符分柑四異鑿井珠串奇節結髮墜釵博笑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寧菴字伯英號詞隱生吳江人

說楷云邵宏治荆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爭田因大喜割畀之今名渡喧田

說楷又云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謂按南唐張泌江城子云澆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眉黛輕始知元人雜劇無一字無來處也

南音三籟云玉環記隔紗牕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

澆水續談云今傳奇有三元記載馮當世父商還妾歸生當世將誕閭里皆夢鼓吹迎狀元然考之方輿勝覽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歸妾感上帝得子而當世父名式爲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然則因馬氏事而誤以爲馮也事載鶴林玉露似爲失實按鶴林玉露云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泣涕言父有官因綱欠折鬻以爲贖賞之計遂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果

生京

金陵瑣事云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白歲光陰一套足以壓倒東籬又云張四維子治卿號五山秀才有溪上閒情藏于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

著陂繼世紀聞云劉瑾奸險素疾文臣與同類屢在上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每行諸戲劇臺閣名言云嘉靖甲辰給事中呂時中劾順天鄉試主考浦應麒通賄至形諸戲劇

譚輅云姜詩傳奇相傳是學究陳罷齋所作雖粗淺然填詞亦親切有味且甚能感動人似有裨于風化不可以其膚淺而棄之

錢塘女史梁夷素字孟昭工詩畫嘗作相思硯傳奇行世錢御史石城芙蓉峽傳奇亦其夫人林亞清作婦人填曲前代未有林名以寧有集詩極工

湯來賀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臥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譚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俱有益于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開萬歷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

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乎不識其何心也說見內省齋文集

顧景星虎媒劇序云封邵宣城太守不仁則化虎左飛龍編工曹不職則化虎鄭襲爲門下騶無狀則化虎游章范端爲里役等人受錢則化虎譙平不孝則化虎牛哀不弟則化虎蘭庭妹袁州僧好竊盜則化虎李積私媼殺命則化虎人之不忠孝詐僞無厭者往往形未化而心已獸矣至于本虎也反若知仁義邑有賢吏則渡江出境有高士則負篋受騎啣鹿供食襄陽秦孝子病則往乳之今黔峽間虎媒神祠者相傳乾元初張鎬尙書女事也又天寶末漳浦勸自勵妻杜氏大歷中鄭元方妻盧氏亳州人聘舅氏女皆父母奪志磨笄待死向非虎馱必至玉碎而鎬女不過遠謫愆期何勞於菟惟是時豬龍作禍士女佻儻墮虎狼之口不可枚舉而神靈變化使人知虎狼中猶有仁義者此造化之用心而吾友卜子傳奇所由作也按虎蒼載張鎬事云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速裝南邁拒辰百里鎬喜越客違約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園德容亦隨姊妹游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蒼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是夕之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尙未知妻爲虎暴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憩焉俄間有物來自林木之間微月之下

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共闕喝之其虎徐行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共闕是人尚有餘喘鼻之登船列燭熟視乃十六七美女也越客深異之遣羣婢看診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以湯飲灌之卽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卽有自郤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于越客卽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卽具以其事告于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孝又白鴛堂集有虎媒歌贈張子一首云張郎感激何爲乎燈前夜語長歎歎新翻樂府調吳歎

明詩綜云梅鼎祚宣城人周見洽聞兼精傳奇所填韓君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嘆韶光何曾戀人人盛稱之又云王翊介人嘉興布衣能詩沈山子云介人所居止破屋一間種牽牛花小庭中曉露未晞對花吟詠日課數詩旁精詞曲有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諸傳奇

明詩綜又云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舉崇禎祭酉鄉試選授大挑知縣卅離天末久不得還其子向堅字端木有懷二人眼枯足繭蹈白刃尋之卒御以歸吳中好事者編萬里圓傳奇演之按黃端木有尋親紀程滇還紀程今刻知不足齋叢書中崑山歸元恭節錄其紀行爲黃孝子傳余苦其尙繇兀更節之于左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從吳江入浙歷嚴衢入江西至湖廣武岡州觸水

雪風雨陷泥渾涉深溪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往往僵臥道旁壬辰二月由楚入黔黔自丁亥以後境內殘破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每得虎跡次平溪有關帥府在焉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之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一路險如鬼窟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惴惴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得知父無恙已挂冠五年矣程姓導孝子至王府給令票復前途中兵馬紛擁驗票或擊破其蓋自是不能蔽雨登關索嶺至半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旣下則人馬旌旗徧野一騎執之入營驗票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行數里復遇後營如前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驢于是知父在白鹽井五月望日至白鹽井拜見父母時所攜弟之子從外負薪歸兄弟相拜泣昔日童僕無復存矣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得士八人當累之爲行資孝子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歷楚雄遇地震幾不免奔走四月遇者三人皆贖贈而未足詣府遞告歸文書具篋輿二親乘已與弟步從至墨鹽井詣門生家得資斧時南北戰爭不息坐旅中度歲詣將軍府得給票出歸化關黔中雨雪四十日雪浮至馬腹樹介如刀劍已而雪消流潦瘴霧蔽天及平壩有騎兵擄婦女數百千從廣西來又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從四川來蓋

是時安西戰勝于桂林撫南敗于保寧皆道黔中也孝子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渡烏江入四川及清浪入湖廣界所在潰兵暴掠從間道行及新化方脫險爲父改易服色舍陸從水而歸爲六月十八日自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

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沈景倩讓之

如皋黃振字瘦石自號柴灣村農以張幼謙囹圄報捷事演爲石榴記

王龍光跋雙報應傳奇云吾友抱犢山農「抱犢山農無錫稽留山也名永仁從范忠貞公死于難詳見余道聽錄中」著作甚富尤留心經濟與余同罹于難慷慨犴狴之中豪氣未除文采散于筆墨嘗作續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休翁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建寧郡守孫公判斷貧生錢可貴奸淫王文用二案陰陽互理靈爽顯赫此殆得之目覩不可不亟爲表章之山農曰此固余之素志也吾聞揭公節義昭著英英千古亡友袁參嵐受其國士之遇曾託吾表著其事而碌碌未能今藉此以畢其素志可乎乃援筆而敷陳其大概曰雙報應今按劇中孫名喬昌字鹿園山東沾化人揭即揭公重熙錢生以逋欠官銀賣妻得銀三十兩失于縣堂爲皂隸陳黑所拾生禱于城隍復訴于府孫正持茗有塵落碗中茗爲之黑檢縣中值日花名簿得陳黑名訊之供拾銀狀生妻賣張貢生家張知爲

錢生妻不敢與宿願還婦而不索其金王文用者以所私婦謀鴆其夫者也城隍神示夢于孫而寃賴以理孫公真不愧爲民牧者矣跋中言得之目覩蓋非幻設爲擅其大略以俟攷

鈕玉樵記吳六奇將軍事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異之呼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傾甌與飲立盡又盡三十餘甌無醉容查醉丐出仍宿廡下孝廉酒醒謂家人曰鐵丐衣藍縷何以禦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枕之長明寺遇前丐于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詢以舊袍曰已質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問會讀書識字否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遊明公賞于風塵之外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盤桓累月贈以資遣歸粵東六奇徙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擁衆據士請假游筭三十道先往馳諭近降遠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

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孝廉家奉書幣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先是茗中富人莊廷鉞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于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于是書者俱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囊中金買美餐十二教之歌舞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綉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鉛山蔣清容太史本此作雪中人傳奇江都張山來云聞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莖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雪中人第二齣吳云幾日不曾演習判字待我在雪地上試寫一回本此蔣太史又有桂林霜空谷香香祖樓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臨川夢

諸劇

菽園雜記云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至不能興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

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峴乃陳公一怒之力也馮猶龍本此作萬事足傳奇余嘗謂萬事足之陳循卽瑞筠圖之陳循一人而生淨各判閱者參觀之可以自警然萬事足之末繫而周約文一札云友生周禮拜上德遵賢契閣下古云器滿則欬月盈則虧閣下位登首輔恩寵已極值此太平無事之時久踞高巍卽使無忝其職亦乖知足知止之義老夫年踰八旬足力未衰尙冀閣下急流勇退回尋山中之盟伏爲熟思陳唱云知幾久讀疏生傳但君恩未報暫流連按清波雜志載蔡京云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也此曲本之蓋隱隱以蔡京比陳循矣陳苟明知足之義何至以粉面登場如瑞筠圖之遺臭耶

夏暹齋取忠孝節義事爲六種曲無瑕璧寫鐵氏二女事杏花村寫王世名報父仇事見明史瑞筠圖寫章綸毋守節及綸直諫事南陽樂言武侯相北地王謹滅魏吳復興漢祚蓋寓言也花萼吟寫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本宋史廣寒梯則言科場事謂一生行善一生行不善善者夢中五名語不善者不善者訴于監臨發榜時監臨以所訴令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抽者正不善生補者則不善生也此事亦有所本然章綸母金節婦誰云妾無夫一詩或謂爲高季迪作鐵司風二女入教坊其長女詩「鐵氏二女詩見王鏊震澤紀聞」乃吳人范昌期題老伎卷作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新齊諧有醫妬一則云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其座主馬學士贈以一姬張怒會學士喪偶張訪某村女世以悍聞賭媒媾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娶合卺畢羣姬拜見夫人問何人曰妾也叱曰安有堂堂學士而置妾者乎卽捧羣姬馬命羣姬奪而毆之夫人力不勝罵且哭羣姬各擊鏡鼓亂之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以一刀一繩進羣姬各敲木魚念往生呪嘈嘈然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乃轉作喜正色曰君真丈夫我服矣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命羣姬謝罪叩頭以家事託夫人主之一月之間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居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宜早入都生然之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局後園中而陰遣媒說張氏乘軒轅生外出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須賣之遠方有陝西布客負三百金以姬去姬大呼投水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聞姬投河方驚疑而西客已罵于門索原銀三百去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人哭來稱爲女之父母與張索女命隣佑勸解去一日武進縣捕投持牌來言姬之父母告于縣張愈恐忽有白帽踉蹌奔呼至者曰軒轅生死于路矣我驟夫也來報氏大慟成服治喪且招訟師謀緩其獄訟事小停而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媾又來勸其改嫁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張大喜卽嫁少年方合卺房內一醜婦持大杖出罵曰我正妻也何處賤婢敢來爲妾痛毆之張悔被媒給飲泣不能聲諸賓朋勸醜婦去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坐牀上大駭以爲鬼絕于

地軒轅生笑語以故張大悟慚且恨于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女同爲賢妻按此卽伏虎韜傳奇也文人說筆非實有其事簡齋得諸傳聞未悉其所本耳槐西雜志所載囊家誘少年賭勸書灑字之券其父償金焚券發篋得紙鈔金事此亦李笠翁無聲戲中一則非實事也

今戲劇演時選偷雞科諱有皮包骨頭人之語按宋張元管與客飲驛中一客邈近至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鞭之而死見王定國聞見近錄

萬樹字紅友爲粲花主人之甥其所作傳奇詳山陰吳秉鈞所作風流棒序云余從紅友山翁游由閩而粵耳其緒論與家小阮雪舫共以學填詞請探其篋得觀所譜諸劇幽秀若空青石俊爽若錦塵帆奇橫若念八翻新穎若十串珠翦裁點綴若黃金鑿金神鳳最後讀資齋鑑以卷帙太重急難開演已請山翁節而傳之其他小劇若珊瑚毬舞霓裳貌姑仙靑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庵俱令家優試之氍毹上余因操觚爲電目書一種雪舫亦作赤豆軍美人丹惟時藥庵呂君亦有回頭寶狀元符雙猿幻寶鏡緣藥庵令叔守齋亦攜金馬門曲出示丙寅春客有言某閩詞之儂者余謂此可入劇索山翁填之不半月而風流棒曲成茶郎之顛林風之韻菊人之摯及連霍之周圍童賴之醜報刻畫畢宵可稱觀止矣

劇中演趙太祖每持棒或侍臣持棒從之按鐵圍山叢談云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

事初出侍左右官者必攜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鐵棒者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也棒純鐵耳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

相傳有訟棍戴興邦者年六十止一子適有諸少年殺姦婦死而姦夫逸去謀于戴戴曰何不靜守村口候孤身男子過執而殺之以姦報諸惡少大喜挽入室酬以酒肉已而果有孤身者過衆殺之則正戴之子也溫齋杏花村傳奇中訟棍單興邦即戴興邦單音丹與戴正爲轉音耳按元人曲中如良吏必包拯公人用董超薛霸惡人用柳隆卿胡子轉伎女用王蠟梅兒女用賽娘僧住蓋必實有其人杏花村用單興邦尙其遺意也

劇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實甫之本董解元尙矣他如本竇娥冤而作金鎖本翠鸞女而作桃符本曲江池而作繡襦本合汗衫而作破羅衫本張生裘海柳毅傳書而作辰中樓本劉晨阮肇而作長生樂他如本元人而故變化出之者則如黃梁夢之呂岩化爲盧生麗春堂之四丞相化爲尉遲敬德或有用其一節者若龐居士之羅和長生殿之唐明皇雖不能青勝于藍然亦各有所見惟夢綠緣一劇直襲西廂西樓而合之已爲僞父可笑又有玉劍緣者亦有彈詞一齣夫洪防思襲元人貨郎旦之九轉貨郎兒其末云名喚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喚龜年身姓李至玉劍緣又云名喚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剝可稱笑柄近則有爲富貴神仙者竟至襲玉劍緣與夢綠緣之襲西廂西樓同若此又何必爲之

聊舉一二于此以爲之戒

秦州張良御太史作陸吳州墓碑云公以餘力作爲詞曲一帆雙鳶流傳名部皆取辦于杯茗立談之間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作近體難於古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荆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填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乃若彈駮愆謬不遺錙銖而無才無情諸醜畢見如臧願渚者可勝笑哉必也具十分才情無一分愆謬可與馬白關鄭荆劉拜殺頽之頽之者而後可以言曲夫豈不大難乎求之近日則袁堯公之珍珠衫西樓夢寶娥冤鷓鴣裘陳廣菴之麒麟廟靈寶刀鷓鴣洲櫻桃夢爲南曲之最沈君庸之鬪亭秋籟歌伎簪花髻孟子塞之花前笑桃源訪眼兒媚斯爲北曲之最余平時定論蓋如此今冬遶堯公子塞於西湖則堯公復示我玉符南劇子塞復示我殘唐再創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堯公之作直陳崔魏事而子塞則假借黃巢田令孜一案刺譏當世夫北曲之道聲止於三齣止於四音必分陰陽喉必用且末他如楔子務頭襯字打科鄉談俚諺之類其難百倍於南而子塞研討數年其謹嚴又百倍於昔至若釀禍之權璫倡亂之書生兩俱磔裂於片楮之中使人讀之忽焉警噓忽焉號呶忽焉纏綿而排惻則又極其才情之所之矣於我所陳

諸公十餘本之內豈不又居第一哉子塞將還會稽別我於桃花巷中酒杯在手輿夫在旁匆勿書此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者玉珎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泝國一事差爲解嘲然後漸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白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憇于姨宅日笑手揮以他語對蟬蛻之局娃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頸擁入西廂懼禍及身非得已也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親記而潘景升錄之于互史宋秋士採之于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

詹允龍雷岸有瓊花夢雜劇河陽趙士麟爲之序見讀書堂文集又作詹允詩序云雷岸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奇劇本予早年讀之訝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也旣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冠絕一時

尤西堂鈞天樂自記云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填詞爲傳奇率日一齣齣成則之酒澆之歌呼自若閱月而竣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歸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弊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旣作觀者如堵墻靡不咋舌駭歎而選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即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旣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

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事得寢已亥大計臬司以貪墨亡命竄極典籍其家聞者快之西堂又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五種李白登科記白狀元杜甫榜眼孟浩然探花立格最奇

西堂題北紅拂記云愚謂元人北曲若以南詞關目參之亦可兩人接唱合場和歌中間間以蘇白插科打諢無施不可又爲梨園子弟別開蠶叢此意無人解者今于荔軒先生遇之唐人小說傳衛公紅拂虬髯客故事吾吳張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紅拂記風流自許浙中凌初成更爲北劇筆墨排稟頗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爲三記有疊牀架屋之病荔軒復取而合之大約撮其所長決其所短又添徐洪客採藥一折得史家附傳之法

玉鏡臺演溫太真事投梭記演謝幼輿事花筵賺合太真幼輿而演之投梭筆墨雅潔情詞婉妙爲勝偶于市間得一寫本種鱗書屋外集兩劇一蓬島瓊瑤爲余本忠收服海寇事一花目題名則品題花目以郁李爲狀元海桐爲榜眼紅梅爲探花木樨爲傳臚杜鵑下第而以丁香配郁李卷首題田民撰孫僕字商聲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每就研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儂父蓋以此也

劇說卷五

戰國策云齊軍破淖齒殺閔王子于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氏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之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復齊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爲王君王后以爲后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樂毅出臨淄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嘗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張伯起全本此以作灌園記馮猶龍刪改正之序云奇如灌園何可無傳而傳奇如世所傳之灌園則吾謂其無可傳且憂其終不傳也法章以亡國之餘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此正孝子枕戈志士臥薪之日不務憤悱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而父仇未報也父骨未收也都不一置問而惓惓焉訊所思得之太傳又謂有心肝乎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遂失身卽史所稱陰與之私談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毋忠義爲嗣君報終天之恨者乃棄不錄若是則灌園而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吾率吾兒試玉峯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然歟誠然歟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具備庶幾有關風化而奇可傳矣馮氏此言可爲傳奇之式故錄之然太史敫可稱潔士故迎后登車一折寫君王后別

母而歎不與見曲云只得遙拜著鐵錚錚的家主恕饒了癡騃的女娃以脚色不足故太史歎以淨扮之耳

知新錄云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鬪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即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會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乃元人馬致遠黃梁夢雜劇爲鍾離度呂洞賓事夢中呂作元帥征吳元濟則憲宗時事矣湯若士本之作邯鄲夢則爲呂度盧生而爲開元時事按呂洞賓關右人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終南山綿繡萬花谷引此言出見雅言雜載則憲宗時已非開元時尤非真仙通鑑有盧生事恐未然耳

鄭庭玉作後庭花雜劇只是本色處不可及沈寧庵演爲桃符排場賓白用意遜鄭遠矣

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宋人語錄曲中用隨邪二字乃玉茗所本

西河詞話云宋孫明復髻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袁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爲相故也西廂末劇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

諸此又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實其書頗行其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尙們回施些幽期密約句予向所釋但旨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當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曲二字作證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闍瞿謔嘗戲庶曰教弟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是時瞿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種鬚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回賜者卽回施之謂尤較直捷

喬夢符兩世姻緣曲中云俺主人酒盃賺煞春風回從唐人酒回盪心翻出

程史云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裊檜功德一伶以荷交椅葉從之談語難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死者又云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啜于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遠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哺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秦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

無沛決之義惟它有沛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然叩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
意宣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
字于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日之對
應曰如字廷中大譁浸不可制諫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
考校者一人殿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
時祈脫之詞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于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
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詭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
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
乃曰漢相吾能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
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致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揅拒滕口俄一綠衣參
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賀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避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
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己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太學給事台旨試
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俛所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
擊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續筆談云元人女狀元黃崇嘏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有其目大抵如琵琶等記

詩辨坻云北西廂古本陳實庵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竄如東閣玳筵開爲帶烟開馬兒速速行爲逆
逆行穿鑿可笑請字兒不會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或謂請未出聲如何答應改作請字兒方才出聲
索然無味梵王宮殿夜撞鐘撞平聲田水月改作聲鐘聲鐘是何等語

詞旨載西廂警策不下百十條如竹索纜浮橋檀口搵香腮等語不知皆撰自董解元西廂竹索上有寸
金二字檀口句則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輕嚙却更增人劣較漢卿奇麗精采十倍見黃嘉惠
董解元西廂記序案王實甫長亭送別一折稱絕調矣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
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實矣又董云且休
上馬若無多淚與君垂此條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休
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
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
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
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裏吟肩雙聳休問離愁
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填胸臆豈這大小車兒如何

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醺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游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
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愛文齊福不齊我只
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
鄉花艸再休似此處棲遲董云一個止不定長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愁懷王云他
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嗚咽的飛
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堤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
衰艸帶霜滑有云駝腰的柳樹上有漁槎一竿風旂茅簷上挂澹烟消酒橫鎖著雨三家有云浙零零
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牕月有
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
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可當當用以擬
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

曲藻云偶見歌伯嗜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
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後得一善本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
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益見作者之工談輅云嘗見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絲筆本潤二句改作詞源倒

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云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惜未有從之者改筆皆草書旁注意必東嘉手筆秦淮劇品云曲引之有呼韻目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悽然之韻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滿索乃臥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填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絃索有金元風範南曲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于成弘間稍爲當時所稱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惟明珠記行于世鄭若庸玉玦記游西湖一套當時膾炙人口見蝸亭雜訂

南音三類云作曲須先識字否則往往誤用如梁伯龍浣紗金井水紅花云波冷濺芹芽溼裙鞞鞞字注用平聲然鞞箭袋也若衣釵之袂屬去聲李義山詩十歲去踏青夫容作裙袂是爲明證此其失自陳大聲散套節節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袂始耳湯臨川懶畫眉茶蘼抓住裙袂線亦誤僅陳玉陽玉抱肚云打毯回紛紛袂衣獨是又浣紗剗潑帽云娘行聰俊還嬌情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情有二音一顧情之情作去聲讀一作茜即巧笑倩兮之情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却押庚青韻中他若癩

之爲穎音頸瘤也鄭虛舟玉玦記却教愧煞癭瘤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之山射音亦巾櫛之櫛音率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至以織織鹽三字並押車遮是徽州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音蘇箇切惟些少之些乃作平聲今以楚些作平聲何也伯龍以些與飛同押又認些字作西字音爲蘇州土音也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者今列戲目而曰第一齣字或作折或作出問從何來則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牛食已復出曰齧音答傳寫者誤寫爲句以齧作齧齧原作齧以齧作齧在屈筆毫釐之間以致展轉傳誤不若古劇第幾折爲妥也

雋區云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鏞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真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裴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闡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竊滿眼耳虎符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一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曲淡而絕真他如明珠繡襦投筆四節紅梅葛衣玉環玉玦點綴俱不入俗玉替幾子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此外新聲如林吾無暇概及矣

繡襦記中鵝雪一折及乞兒家常口頭語鏗鏘渾成不見斧鑿痕跡乞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沈寔庵謂此爲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然元人鄭元和雜劇無此曲

吳中渠十二三時便能填詞一種情傳奇乃其幼年作也恐爲父呵責託名梨花梨花者其可書小隸也今所傳者四種療妬羹畫中人西園記綠牡丹

務頭者南北同法苟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所謂做腔處每曲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務頭宜施俊語否則便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見九宮譜定論說曲藻云作詞之法一造語二用事三用字四陰陽五務頭六對偶七末句八去上九各半務頭云要知某詞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于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

古杭夢游錄云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意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云尾聲

吾友談星符名泰江寧人乾隆丙午舉人深于音律之學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語余曰冥判一齣用胡判官蓋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杜小姐八月死故用此也

熙朝名劇三種芙蓉樓廣寒香易水歌芙蓉樓題雙溪廬山填詞廣寒香題蒼山子編

吾鄉徐又陵號坦庵填詞入馬東籬喬夢符之室所作有大轉輪買花錢拈花笑浮西施胭脂虎珊瑚鞭九奇逢詞評云宋高宗在德壽宮游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即日予釋揭坦庵買花錢雜劇

本此

兩紗雜劇題元成子作一爲紅紗謂試官閱卷紅紗照眼也一爲碧紗本唐王播木蘭院故事也紅紗中試若耶美人曉起梳頭詩主司之式要翻空取言外之神故天字號秀才以微實描寫被斥地字號秀才以筆意虛寫見賞脫盡應試科諱毛西河作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子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障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山水隣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臬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人作

如是我聞云吳雲巖家扶箕其仙稱邱長春一客問曰西游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曰然又問仙師作書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料皆同明割何也按邱辰春登州棲霞人元太祖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召詣行在自東而西故有西游記非演義之西游記演義之西游記本唐元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

本此

兩紗雜劇題元成子作一爲紅紗謂試官閱卷紅紗照眼也一爲碧紗本唐王播木蘭院故事也紅紗中試若耶美人曉起梳頭詩主司之式要翻空取言外之神故天字號秀才以微實描寫被斥地字號秀才以筆意虛寫見賞脫盡應試科諱毛西河作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子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障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山水隣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臬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人作

如是我聞云吳雲巖家扶箕其仙稱邱長春一客問曰西游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曰然又問仙師作書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料皆同明割何也按邱辰春登州棲霞人元太祖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召詣行在自東而西故有西游記非演義之西游記演義之西游記本唐元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

紙條兒滿地踏化成灰非俺沒面情聖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顯到今日回避也應該

鄭西神名瑜有汨羅江黃鶴樓滕王閣三種黃鶴樓未收江南一曲柳間呂苦與徐文長翠鄉夢末同滕王閣則全以王子安一序作曲汨羅江則以離騷經作曲讀原文一段歌曲一段立格甚奇得未曾有義俠水滸二傳本施耐庵水滸小說而施耐庵則本宣和遺事其略云朱勳運花石網分差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搬運花石至京楊志在穎州待孫立不來貧餓賣所佩刀與惡少交口志殺之配衛州軍城孫立等十一人于黃河岸上劫往大行山爲盜又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以十萬貫金珠珍寶使縣尉馬安國齎至京爲蔡太師壽至五花營堤上歇涼遇大漢八人有擔酒者縣尉與衆買飲被迷失去所齎物獲其酒桶訴于知縣伊大諒尹驗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捉事人王平捉花家名約者付吏張大年勘問花約供云三日前午時有大漢八人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借去此桶八人爲首者鄆城縣石碣村晁蓋帶領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即下鄆城縣根捉其押司宋江夜走報晁蓋逃去邀約楊志等往梁山灤爲盜思宋押司之恩使劉唐以金釵酬謝宋江以釵子妓女閻婆惜告以來歷值因父病給假歸家遇捕魚人杜千張岑與索超董平飲酒平因不獲晁蓋被杖超故爲盜者宋作書送四人于梁山灤晁蓋處入夥已而父病愈入城至閻婆惜家見閻女與吳偉打暖憤取刀殺兩人而題其壁巡檢

王成帥大兵弓手至宋家莊上捉江江走入屋後元女廟于案上得一卷文書寫云破國因山木兵刀
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又列三十六人智多星吳加亮玉麒麟李進義青面獸楊志混江龍
李海九紋龍史進入雲龍公孫勝浪裏白條張順霹靂火秦明活閻羅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
二郎阮進大刀關必勝豹子頭林冲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金鎗手徐寧撲天雕李應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橫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賽關索王雄病尉遲孫立小李廣花榮沒羽箭
張青沒遮欄穆橫浪子燕青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
工張岑摸著雲杜千鐵天王晁蓋後一行云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
忠義殄滅奸邪江乃同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奔梁山濼上時蓋已死遂以江爲首殺牛大會吳加
亮稱晁蓋臨終時言政和年間夢裏上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宋江言今會中
但少三人乃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李橫鐵鞭呼延綽于是劫掠州縣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
四州八十餘縣朝廷命呼延綽爲將領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屢戰屢敗朝廷督責甚嚴呼延綽
李橫乃叛投江江喜三十六人已足遂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張叔夜招誘歸順朝廷各授武功大
夫分注諸路巡檢使後遣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周密癸辛雜識載龔聖與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聖
與序云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

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郎侍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軍官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其所列三十六人與宣和遺事小異智多星吳加亮作吳學究玉麒麟李進義作玉麒麟盧俊義赤髮鬼劉唐作尺八腿大刀關必勝作關勝船火工張岑使船火兒張橫沒羽箭張青作張清急先鋒索超作先鋒索超金鎗手徐寧作金鎗斑短命二郎阮進作短命二郎阮小二混江龍李海作李俊賽關索王雄作楊雄無入雲龍公孫勝豹頭子林沖一丈青張橫而有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又宣和遺事三十六人不數宋江此則連宋江爲三十六在宋時所傳聞異詞已如此宋史于宣和三年書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于是年書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擒方臘于清溪張叔夜傳言宋江降而不言降後之事侯蒙傳亦載其疏招宋江平方臘語而不詳其允否則當時用蒙議命張叔夜降之使隸辛興宗平方臘于清溪未可知也史書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犯浙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劉豫傳云金人攻浙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關勝卽大刀關勝耶則已爲守將非以功進秩歟而爲豫所殺則忠義以衛國家者信矣元人劇中多及宋江事李致遠風雨還牢末劇中有宋江劉唐李逵史進阮小五五人康進之李逵負荆劇中有宋江

吳學究魯智深李逵四人李文蔚燕青博魚劇中有宋江吳學究燕青三人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劇中有宋江關勝徐寧花榮四人皆三十六人贊中所有高文秀作黑旋風雙獻功劇宋江白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幼年爲鄆城縣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經過梁山操屍蓋救某上山晁蓋因三打祝家莊身亡衆拜某爲頭領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施耐庵演義有一百八人及打祝家莊配江州等事蓋本此又錄鬼簿高文秀雜劇黑旋風雙獻頭外又有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鬪雞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屍還魂楊顯之有黑旋風喬斷案紅字李二雜劇有病楊雄板踏兒黑旋風折擔兒武松打虎三種康進之李逵負荊外又有黑旋風老收心一種甕天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籠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花灘頭蓼花洲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問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見升菴詞品所引

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元明以來作昭君雜劇者有四家馬東籬漢宮秋一劇可稱絕調臧晉叔元曲選取爲第一良非虛美但西京雜記謂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工人不專指毛延壽所誅畫工延壽而外又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鬻寬下杜陽望樊商同日棄市東籬則歸

答毛延壽一人又本青塚事謂昭君死于江而以元帝一夢作結薛旦反此作昭君夢則謂已嫁單于而夢入漢宮也惟陳玉陽昭君出塞一折一本西京雜記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寫至出玉門關即止最爲高妙尤西堂作弔琵琶前三折全本東離末一折寫蔡文姬祭青塚彈胡笳十八拍以弔之雖爲文人狡獪而別致可觀元人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劇今不傳

陳玉陽文姬入塞一折南山逸史亦作中郎女雜劇曹瞞不用粉面以外扮亦取其片善之意

江湖紀聞云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問其居址僧有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藏地王決檜殺岳飛事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東甯事發矣邱氏遺珠云有方士伏章見檜與方俟高俱荷鐵柳檜囑方士曰傳語夫人東甯事發矣湖塘雜志云秦檜遇風僧于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于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廚中秦檜齋僧鍋尙存秦徵蘭宮詞注云天啓時上設地炕于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至風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正視黥鬼簿孔文卿有秦太師東甯犯劇金仁傑亦有之惜不傳黃醒狂有陌花軒雜劇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醮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變童一折懼內一折皆舉市井敝俗描摹出之

武進蔣孝廉調號竹塘每日持穢迹金剛咒咒云噯「甕」「佛」「必」「呀」「哇」「囉」「孤」「肆」「利」「摩

詞鉢「般」囉「若」摩訶鉢囉很「恨」那「把」啤「戲」吻「奴」汁「則」吻醞「嗜」摩
尼微咭「既」微摩那「丫」棲唵「暗」斫「勺」急「雞」那「奴」鳥深暮「摩」囉「孤」
啤「利」啤「哄」啤啤泮泮泮泮泮泮訶萬紅友空青石傳奇內有穢迹金剛登場即念此咒紅
友又有風流棒第一齣荆茶郎登場攜考具衣青氈作鄉試入闈狀此從來未有者

徐文長本古樂府木蘭歌演爲雌木蘭雜劇與狂鼓吏翠鄉夢女狀元爲四聲猿然木蘭歌不詳木蘭之
所終而徐文長則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考商邱志有孝烈將軍祠在城東南營郭鎮北一名木蘭祠元
人侯有造作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云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世傳可汗慕兵孝烈痛
父鳧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鞭囊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到戎陣膽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
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勛十二轉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尙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親擁兵還譙造
父室釋戎服復閨妝舉皆驚駭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于朝召復赴闕欲納宮中將
軍曰臣無媿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自盡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諡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
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志謂古完廟貌凡五今所存者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
耆士邦民大享祀此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完碑睢陽郡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即古亳方城孝烈
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元統甲戌曲陽梁君思

溫伊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已財露石備工歸德府倅中山馬公德麟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完城東者所謂五廟之一孝烈遺骸安厝此塚距吾家九十里其廟刊木爲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神目電灼儼然如在其上遇旱澇有禱卽應邦人輦致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吾目擊顯靈如此又云木蘭詩惟先尊經山先生家藏宋儒陳仁王德翁詩統列于隋詩之下此詞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始得于民間可汗之稱始自突厥突厥世居朔塞將軍譙人譙卽今亳州也校彼去此何啻數千里之遙詩稱熙兵間欲皆云可汗遍考國史隋恭帝義寧突厥立劉武周爲定陽可汗立梁師都爲始畢可汗國號梁改元永隆師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故此境之兵稱隸可汗之孫也又云孝烈追贈乃唐之謚贊咏詩什杜牧之首倡決以將軍之爲隋人按此考辨精確而所傳木蘭之烈則未嘗適人者傳奇雖多認悠悠古忠孝節烈之跡則宜以信傳之因文長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而詳之于此

樂府雜錄云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詰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家女也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明皇嘗獨召李謩吹篳篥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于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疊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子上

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于風塵此一事也又云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其父歌于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于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于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于青青召紅紅于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何如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咽呼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卽贈昭儀此又一事也汪廷訥作廣陵月雜劇以張紅紅許永新爲一人名爲張永新又以樂工爲李龜年

杜牧之寶烈女傳云寶氏小字柱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取柱娘以去將出門願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柱娘旣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柱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寶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銜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柱娘因以姊事先奇妻

晉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校以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于薛育各以所部謀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張來宗本此作櫻桃宴雜劇然必謂桂娘扮男子爲希烈內官蓋諱其爲賊寵耳然桂娘自是息夫人一流杜牧以權智烈贊之是也唐書稱李希烈爲先奇毒藥死雜劇有陳山甫進丸藥科白本此

江東樂勝道人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但春娘已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雨村詩話江夏崔拙禮應階客東京時亦本此事作烟花債傳奇盛行於時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摺之行曰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扶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事見此木軒雜著周延儒被召阮大鍼以家優來演自所作賜恩環傳奇跪泣求昭雪延儒以逆案難翻而君意中人爲誰大鍼以馬士英對遂于戊籍薦起爲鳳陽總督事見流寇長編

謾觴閣破愁四劇周公作謂酒色財氣也沈湎者酒化皿宜淫者女化骷髏慳吝者銀化紙錠健訟行賄者四化木事可解頤詞頗醒世

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蓋中丞亦幼食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齊東野語云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甲號至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夏愷齋作廣寒梯本此

王澹人工詞曲所著有焚券記太平園吉慶釵三種皆寓微意而焚券尤佳曾在京集諸人陶然亭演之閨媛填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幼閱書以身列巾幗爲恨嘗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人王氏登場生于二齣始出亦變例也以上二條出雨村詩話

葉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明萬曆己未進士生平至處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銜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鏡借買鳥以發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証詞然後敢出令昭

則樞園弟子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鹽米士大夫之風流樞園公填詞別號也見黃梨洲作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劇說卷六

繡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遠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疾每作杜麗娘尋夢鬧癆諸劇真若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氣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耶

陸次云輅通判撫州半載挂冠重建玉茗堂于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士爲賦詩紀之王漁洋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聞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塘回櫂三生石迴葉開筆累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江斗奴演西廂記於句欄有江西人觀之三日登場呼斗奴曰汝虛得名耳指其曲謬誤并科段不合者數處斗奴恚習之乃約明且嘗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齊亞秀明且俟其來延坐告之曰小女藝劣勞長者賜教恨老妾替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尙有耳在顯高唱以破衰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即曰乞食漢非齊寧王教師耶何以給我願斗奴曰宜汝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奴拜之留連旬

日盡其藝而去

一貴官爲母稱觴演辭朝始以爲曲文完美伶人唱至母死王陵歸漢朝忽怵然遂當場易以母在華堂
兒在朝七字主人大悅一時名重今梨園盡宗此殊不知改者一時權變其本文固自妙耳

曠園雜志云錢唐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
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
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余已爲之兆也

蕭齋日記云赴龍幼玉山人招供頓清饒劇演繡襦我輩消受一夜不知山人忙却幾盡矣座中楊邦彥
年六十餘欲揮數百金買歌伎自歎生死無常爲歎幾何陳煥字先生已及耄矣每詠可惜歡娛地都
非少壯時凄然久之

筠廊偶筆云袁穰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肩輿月下過一大姓門
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穰菴在狂喜幾墮輿

宋景文公會賓客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名曰不夜天相傳阮大鍼長日演劇亦用此法阮所著
傳奇有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燕子棧春燈謎雙金榜西陂類稿云侯朝宗與貴池吳
應箕宜興陳貞慧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劾大鍼罪應箕貞慧實

主之大誠愧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訶知朝宗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結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陰交權朝宗宗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誠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誠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使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誠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嘔語稍及大誠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誠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

菊莊新話云王載揚書陳優事云陳優者名明智吳郡長洲縣角直鎮人也爲村優淨色獨冠其部中居常演劇村里無由至士大夫前以故城中人罕知之時郡城之優部以千計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觀雅存諸部衣冠譙集非此諸部勿觀也會有召寒香部演劇者至期而淨色偶闕優之例凡受值劇十色各自往一色或遑疾或以事不得與則專責諸司衣笥者別徵一人以代謂之拆戲然優人徇名每名部闕人亦必更徵諸他名部無濫拆者是日也適諸名部之爲淨者皆勿暇再徵諸次部亦然司笥者汗面而奔於吳趨之坊遇相識者具告之而陳適在城中相識者因以陳薦笥者急索其人則見衣藍縷攜一布囊貿貿然來笥者不暇審也率之急走而已至演劇家則衣笥俱昇列兩廂九色已先在矣迎問笥者曰淨已拆乎今安在指陳曰此人是也羣優皆愕貽凡爲淨者類必宏噪蔚鼓者爲之陳形眇小言復啞啞不出口問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無人識者于是羣誦笥者陳弗敢置隊默坐

于衣笥而置其布囊于旁少頃羣優飯于廂禮必遜拆色先坐羣優勿陳遜笥者曰爾亦就坐共飽陳勿應未幾堂上張明燈報客齊主人安席訖請首席者選劇則千金記也淨色當演項王爲千金要色其嗚咽咄咄轟霍騰擲即名優頗難之于是笥者亦惴恐而闔部之鶻者徠者參軍者狐且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環叩陳于衣笥前曰君能演楚霸王否第以實告吾等當共顧主人翁諷客易他劇笥人許君賞若干明當悉與汝勿沒吝也陳乃起曰固常演之勿敢自以爲善衆曰若是且速汝裝陳始肱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實以絮束于腹已大數圍矣出分禱下厚二寸除履之軀漸高援筆攬鏡蘸粉墨爲黑面而轉大羣優乃稍釋曰其畫面頗勿村旣而兜鍪繡鎧橫槍以出升氈毳演起霸齣起霸者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陳振臂登場龍跳虎躍傍執旗幟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從聳喉高歌聲出鉦鼓鏡角上塵上塵土簌簌墮肴饌中座客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聽俟其齣竟乃更闔堂笑語嗟歎以爲絕技不可得陳至廂衆方驚謝忽以盥水去粉墨曰某止能爲此齣恐敗君部名勿敢竟矣于是鶻者徠者參軍者狐且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共告曰吾等負罪深矣明當謝過冀君始終光此劇耳陳乃竟其劇明日闔部釀金置酒爲陳壽坐陳上座固請其舍村部以就之而卻其故淨自此陳遂爲寒香班淨復冠其部中聲稱士大夫間以其來自角直也謂之角直大淨云居久之聖祖南巡江蘇織造臣以寒香妙觀諸部承應行宮甚見嘉獎每部中各選二三人供奉內廷命其教

習上林法部陳特充首選越二十年陳淨以年老乞骸南返賜七品冠服瀕行請建普濟堂于吳之虎邱之半塘上允其請且預給普濟羣黎扁額載之以歸大吏及薦紳皆助之輸餼施田者恐後陳用是更獲名謂之陳善人庚子秋余偶至郡城值陳于閭門友人家見其須髮皓白舉止方雅殊不類優人也友述其本末如是按吳中傳此事爲小金山小金山者優之名也未識卽陳否周采岩言小金山本吳中名優出游多年落魄而歸箚者故識之而羣優不知而共誚其衣貌之不揚及演項王始驚異優之老者曰此演法唱法非小金山不能君得毋爲小金山耶何一貧至此答曰然衆乃矜服與王載揚傳小異並記之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又塗粉墨身扮東樓矣阮大鍼自爲劇命家優演之大鍼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演阮所演劇輒醉不能復語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劇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人勝金鳳遠矣漁洋云金鳳事較馬伶傳更奇按金優何足道李優有類申文定公家優兒織墩可以魏士大夫之寡廉鮮恥者周織墩傳鄭桐庵作侯朝宗馬伶傳云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舉集列舉

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隊疾徐并稱善也嘗兩相國論河套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遇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譚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本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王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八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報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相傳周忠介葵洲先生初釋褐選杭州司理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賀演岳武穆事至奸相東臆設計先生不勝憤怒將優人捶打而退舉座驚駭疑有開罪明日託友人間故先生曰咋偶不平打奏檜耳極齋

雜錄云吳中一富翁宴客演精忠記客某見秦檜出不勝憤恨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斃衆鳴之官憐其義得從末減葺鄉賢筆云楓涇鎮爲江浙連界商賈叢積每上己賽神最盛築高臺遊梨園數部歌舞達旦曰神非是不樂也一日演秦檜殺岳武穆父子曲盡其態忽一人從衆中躍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見官訊擅殺平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一時憤激願與檜俱死實不暇計真與假也顧彩髯樵傳云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日不知書然好聽入談古今事常激于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揮秦檜流血幾斃衆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檜膏吾斧矣

馮南谷吳門博徒善談諧嘗負博錢十萬旬貸豪門時王弇州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云能詩當如所請馮卽朗吟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輪邊齊拍手恰似按笙歌弇州欣然贈千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風流帽亦稱不倫帽圍如束帛兩旁白翅不搖而自動惟白兔記李洪義八義記樂人戴之此條見朱季美所作桐下聽然又相傳張幼于門客某欲告貸于幼于洩其兄伯起爲言幼于諾之復曰以不倫帽爲題吟詩一首能則與伯起復于客客求伯起代作詩明日客見幼于伯起在坐客言其情幼于初命題毫不思索隨口詩成幼于曰非汝所能幾不與伯起婉言得如所請恐即一事而傳聞

異耳

宦游紀聞云嘉靖己丑有游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縣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攜服飾整潔鮮明拋戈擲鏑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大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浼衆曰今日改作雜劇以新祝聽遍索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絨金彩服乃令縣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靜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度關七人以次入廳久之寂然破甕案之無所得驅銀至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罪而已

張南垣精于墨石而善滑稽吳梅村起用士紳餞之演爛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俗人以南垣在座改爲李木匠梅村以扇礪几曰有竅闕堂一笑及演至買臣妻認夫唱切莫題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礪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而梅村失色事見黃梨洲文集

板橋雜記云丁繼之扮張驢兒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

李如毅官武昌郡守荊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會李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卽出千金贈曹事見今世說

古夫于亭雜錄云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藝輒應曰如何稱梨園不過老

棗樹幾株耳同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香祖筆記云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塚俗呼西門塚有大族潘吳二氏自稱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鬩互控于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磔批無曰駭犯人然二氏終不悟也

順治戊子音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黃昏矣座上賓主七人皆峨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座者爲楊解元廷樞徐翰林沂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曰舍弟敢不從命卽命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倏然而愈事見西橋野記又邊州聞見錄云康熙初年有延致伶人者恍忽引入孟獲城場上見男婦或無領又或自揭其首怪之乃爲閻羅王及關帝狀倏忽無所見歌臺在萬木之顛皆驚仆嘔出蟲多無算其所與飲食也

涵虛子言雜劇有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邱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義廉節此奸罵讒逐臣孤子鑿刀趕棍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烟花粉黛神頭鬼面雕邱雜錄云傳奇十二科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也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新齊諧云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坐見有披髮帶傷人

既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于縣署縣令著役查問淨以所見對令傳淨至囑仍如前裝如有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其鬼果又見淨云我僞作龍圖也不若引汝至縣淨起鬼隨之至堂令不見鬼欲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即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淨隨鬼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令乘輿往嚴誚王監生生請開墓以明已冤開未二三尺見一屍顏色如生以詰監生生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擄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疑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日視母棺下土後卽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日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噶曰汝等殺人事發覺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服蓋王監生歸家後有孤客負囊乞火利其囊中物以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謀命時衆謂曰要得伸冤除非包龍圖再世故藉扮淨龍圖來伸冤云

鄉孃記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王思任作米太僕萬鍾傳云出儂童娛客戲兀朮刀械悉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坐客吾鄉江蔗畦恂作令清泉時嘗請禁眞刀演戲云一演戲擅用眞刀之悍習宜嚴禁也查演戲雖非古禮然民間迎神報賽宴客娛賓亦所不禁第名之曰戲衣冠笑語不必皆眞卽遇有鬪武敵愾之劇刀劍鎗戟

均不過竹木爲質裹以紙箔存其形似乃近日梨園子弟競尙新奇多有搬演真刀詡爲絕技偶或失手卽致傷生卑職前見邸報內四川省蔣天奇扮演蕭氏忤逆父母破肚抽腸一齣李榮貴扮鬼卒持刀向戮致刀尖誤傷胸膛殞命此演戲用真刀傷命之明証也伏查私藏軍器本有應禁之條雖刀鎗不在禁限但白刃利鋒視爲兇戲無論手足疎虞戕人性命死者枉遭慘斃生者復罹重刑民命所關固當慎重且搬演刀鎗類皆敵武之戲若持此可以殺人之具明助其兇猛之形市井浮囂炫異驚奇適足以長其悍惡不馴之氣揆之輿感之義亦有未合况人心叵測保無有懷挾私仇藉此戕害以妄希矜滅者是更不可不防其漸也卑職見在出示曉諭將各戲班內真刀等件盡行追出銷燬令其改用竹木以免意外之虞不致誤戕人命如有仍行擅用者卽嚴拿重處

帝王聖賢之像不許扮演律有明條牛太守翊祖知徐州時優有扮孔子者牛立拿班頭重懲之吾郡江大中丞蘭每于公宴見有演扮關侯者則拱立致敬嘉慶壬戌余在京師王君引之太夫人壽適演劇優冠珊瑚頂扮顯貴副憲陳公嗣龍立命褫去其頂曰名器何可令優伶褻之

公宴時選劇最難相傳有秦姓者選琵琶記數齣座有蔡姓者意不懌秦急選風僧一齣演之蔡意始平歲乙卯余在山東學幕試完縣令送戲幕中有林姓者選孫臏詐風一齣孫姓選林冲夜奔一齣皆出無意若互相諍者主人阮公之叔阮北洛鴻解之曰今日演桃花扇可也懷寧粉墨登場演闌丁關廟

二齣北渚拍掌稱樂一座盡歡

見聞錄云一梨園子弟腹漸膨大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似人形其人以不勝痛楚卒乾隆壬寅癸卯間吾邑優人范姓者亦有此事但未死事見趙觀察翼甌北詩集袁中郎云今人文字不佳只爲喜人道好畏人嫺笑耳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嫺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又云齊有優娥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豪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娥謂弟子曰予初入排場時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又過達人貴官之家分杯連席譴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余又出京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瓌賈閱歷既多處萬人易有苦幽室龜指然酸隨手應歌盤旋不拘木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見人焉耳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進程悞開則坐臥行上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臥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

仍上戲毯見新齊諧

溫引年坐李元仲席上元仲置酒設劇召賓客四十餘日引年無所避然竟不一觀劇

趙孝子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家人嘗觀優爲劇見安安事卽用呼希乾小字安安

阪橋雜記云嘉興桃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選名伎四人佐

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盛事

李于田縱橫聲伎放誕不羈女伶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座恬然不爲怪又胡白

叔幼而穎異以狐且登場四座叫絕並見明詩綜注板橋雜記言沈公憲以串戲見長同時推爲第一

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

周憲王者定王子拜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李

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又牛左史恆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

明月下樊樓見曲藻及堯山堂外紀

丹鉛錄云陳大聲嘗爲武弁以運車至都門客宴召集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拒不

服蓋未知大聲之精于音律也大聲乃手攬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服跪地叩頭

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爲樂王

元豐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謝憲使朝鮮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疏貶黃州判見真珠船

李訥尙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關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乃去籍之伎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所唱之音乃不嫌教之見閒居筆記

李袞善歌名動京師翟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以爲盛會袞喉轉一聲衆大驚曰李八郎也盛會之名實本于此見徐文長集

韓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事吾友葉霜林嘗云古人往矣而賴以傳者有四一敘事文一畫一評話一演劇道雖不同而所以摹神繪色造微入妙者實出一轍霜林善評話故有是云

亦粟偶記云俗呼薰豬兒爲稍冤家不知何所取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至虎邱游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極菲因思薰豬兒價輕令僮買之佐酒不至一友忽唱云稍冤家何時還不到衆大嘩按葦航紀談云閨烟花記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縈寧死無二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魂銷悲泣良苦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五也觸景悲傷抱恨成疾六也余謂冤

家猶呼奴家衰家啞家方言如是非有義理可尋

已瘡編云丞相胡惟庸蓄獠獠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

千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何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識多習舊聞東橋每宴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琶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

工頌仁隨駕至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盡傳之置酒留賓恒自度曲有李節

著善箏歌元朗品爲教坊第一于時名彥賦詩留贈高淳父詩所云十四樓中第一聲也其後引歸海

上倭亂避地青溪然文酒之會未嘗絲竹其買宅句云一須焦草鄰舍二要秦青對門

唐荆川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廂惠明不念法華經一齣手舞足蹈縱筆伸紙文乃成見操觚十六觀

露書云琉球居常所演戲文則關中子弟爲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讎天使恆跪請典雅

題目如拜月西廂之類皆不演卽岳武穆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爲嫌惟荆釵姜詩王祥之屬則所常

演每嘖嘖歎華人之節孝云

相傳徐文真之兄少司寇隴假歸朝費會送江陵與焉酒酣各乘騎而行少司寇以扇叩江陵肩云去時

邊有張老來相送江陵深銜之又松江郡守生自郡紳集賓館稱祝有一年少太學與座衆不識共問

之答曰當朝宰相爲岳父又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失偶再娶科中相賀曰這回好个風流婿諸史云

有公會而分宜子世蕃後至坐間問曰何爲來遲世蕃曰偶傷風耳王元美唱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

崇禎癸巳吳中諸公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許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託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有代爲解者云此拜月傳奇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按今本拜月卽幽閨記無此兩句

曠園雜志云袁籜菴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從來不認得于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菴在荊州時某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某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未幾籜菴遂挂彈章罷歸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吳梅村贈以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善才已死秋娘老濕盡青衫調不成

康熙朝新文襄議開十字河督臣董默菴知其不便難以片言面析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喜結納公卿董公令其得開河不便狀公子用詎師徐北山之計遣黠奴通斬幕中人陰竊摘由號簿蓋時赴河臣呈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其狀皆具於籜董公見此大喜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郡庠尊經閣下

先演劇楊椒山寫本一齣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
證目愕眙將弁行酒者相視失色事詳茶餘客話

王劍尊云高則誠居崇儒里弟名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

堯山堂外紀云楊蓬翁壽日嘉定沈練塘作還帶記以侑觴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蓬翁喜罔
此八字

楊文襄在正德末以次揆少傳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征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凡三至焉上賦絕
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如數賀上又有應制篇刻爲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侈其事最後一律云
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曰老僧于此悟禪見談芬又相傳明弘治末泉州府
學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翼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
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故態頓去

耳新云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否則登場時以手指之雖善歌者噤然
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曰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絨邪歌者聲卽如故

夢蕉詩話云優工以髹塑爲神鬼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囂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

終莫得而掩焉李若虛嘗于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虬髯戟似霜人人到是四金剛一回戲臉都拋却仍是郎當老郭郎

吾里中徐坦菴作珊瑚鞭傳奇成遊袁穉菴觀之作拂霓裳詞云儘商量人生萬事熟黃梁收拾在春風錦繡一囊囊英雄啼有淚兒女笑生香杜草娘趁當筵歌舞拂霓裳風流況是客席上有周郎攞拍了不教絃筦誤宮商調高人語靜燭短酒杯長護端相繡簾開明月遠歌梁

坦菴侄元美題其叔買花錢雜劇作風流子詞云千秋同抱怨風流事知否幾人經羨座上酒豪佳人意許樓前詩句天子情傾相逢處眼波嬌欲溜眉宇韻偏生雅調唱酬債償闕才華灑灑債重堪庭借子生佳話傳幽憤不覺彩筆縱橫意近叩壺王子擊筑荆卿愛清商響若九臯唳鶴新詞柔似百轉流鶯咳唾盡成珠玉高調誰廣

吳國次題尤悔菴清平調雜劇減字木蘭花云仙才供奉豈藉尋常科第重失却珊瑚只笑唐家結網疎知君寄托掃盡里兒容做作爛醉沈香此後誰堪七寶牀題讀離騷雜劇采桑子云瀟湘千古傷心地歌也誰聞怨也誰聞我亦江邊憔悴人青山剪紙歸來晚幾度招魂幾度銷魂不及高唐一片雲題醉桃園雜劇清平樂云山空石古遮斷桃花橋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禪也仙乎

田山薑斯秋雨夕下司冠齋中觀尤展成李白登科傳奇詩云四條弦動第三廳一閱霓裳酒未停偶爾
清歌天使妬秋鏡寒雁雨淋鈴

新安呂履恒字元素夢月巖詩餘有念奴嬌題秣陵春傳奇云六朝如夢誰解道野老江頭歌哭海思雲
愁還寄托舊部霓裳法曲瑤水筵前翠微宮裏夙世仙緣卜非空非色個中人自如玉爭奈身作虛舟
心同明鏡形影交相逐劫火雖燒蓮性在不怕罡風顛撲撥盡鶻弦搗殘羯鼓淚斷聲難續曲終人遠
數峰江上猶綠

龔合肥邀顧黃公看了繼之演水滸赤髮鬼丁年已八十顧即席贈以詩云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鬢紅袖
並花前按歌傳遍青樓曲作使當場白打錢酒態慣揀監史罰舞腰猶博善才憐貞元朝士今無幾却
有民間地上仙

韓山子朱潮遠四本堂座右編云豫督張公自德先巡鹽淮揚以黃梁夢徵詩予偶投句云從前熟讀爛
柯經不免邯鄲此道行桃葉洞中過漢魏白雲枕上建功名十年宰相身原在 夢河山飯菜成蛙市
蜂衙烏兔疾金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即折節造謝

吾郡閩秀徐淑則觀演長生殿詩云錮合金釵事渺然徒勞瀛海問神仙可憐空有他生誓何處重逢七
夕緣宮監歸來頭似雪梨園老去散如烟今宵聽奏霓裳曲誰賜開元舊寶錢



203322



438

674
2